

新
都
巡
禮

張若谷著
金屋出版

新都巡禮

張若谷著

金屋書店

目次

上海出發

滬甯道上

初次入都

圖畫標語

沿途所見

國民旅館

總司令部

秀山公園

怪信二封

巡禮歸來

前奏曲

從小生長在上海的我，素來沒有作過一回異鄉客，即使連與西子湖邊，都沒有留過我的蹤跡。對於一般浪人遊客所謂顛沛流離的生活，也從來沒有親身經歷過，現在總算破題兒第一遭暫別了那座生動活躍大都會的上海，巡禮到這座破舊的新都來了。

在這裏，雖則還沒有住到兩個月，但是這素有「帝王之都」「天府之雄」之稱的金陵，已給了我許多奇特的印象。在這裏，當然沒有如大都會裏一般的繁華景象，更沒有一切可以眩人眼睛，蠱惑人心的人物，妝飾，建築，物具；同時社會間的鬼域技倆與刑事犯案，也遠不如在大都會間一般地層出不窮，光怪陸麗；那麼所謂刺戟人間生活的都會空氣，在這座石頭城裏，自然是很黯淡



輕薄的了。像一般久享受慣都會生活的人們，一朝蟄居在這種毫沒有什麼刺戟性的空氣與環境中，在他們的趣味感與抒情上，那裏會引得起什麼意味來呢？換一句說：像這樣一座淒涼灰澹的首都，似乎決不會使他們能感受到多大的印象了。

但是在實際上却有一個特殊的例外，因為這座破舊的新都，無論怎樣，它在地理與歷史上，都佔着優勝卓越的地位；所謂「龍蟠虎踞」「雄據連雲」已不知經過多少騷人墨客，用來讚美過它的天然形勢與人造建築了。還有那「王氣金陵」「脂粉南都」……類的陳句套語都不是替他張揚在歷代帝朝史上的榮殊故蹟麼？這座獅岡嘯月的石頭城，蒼海桑田，中間雖不知經過了多少次的兵燹洗劫，可是六朝，南唐，南宋及明初歷代帝邦的史蹟遺痕，殘留於人間方面者，還殊屬不尠。四方浪遊者巡禮到這座首都，無論你是愛好都會人間的生活

者，或是愛好山林田野的生活者，這裏的名勝古蹟與簡陋雜形的都市景象，也多少總也會給你們一些特殊異樣的印象的吧？

況且，最近自從國民政府奠定南京爲首都以後，這座在青天白日旗下的石頭城，大有由「天府之雄」「帝王之都」突進躍而爲「文化搖籃地」的傾勢。現在革命尙未成功，正當戎馬倥傯的時期，對於一切文化的建設，當然還未暇及此，據一般人的猜測，大約要以爲對於革命後新文化上的造就，在時期上距離很遙遠哩。但是於近日滬甯道上熙攘擁擠的入都男女，與國民軍各政治部及各行政機關的服務人員，濟濟人材，都集中在石頭城裏，在這樣情狀之下，可以說新都是人才淵藪之地。對於建設中國新文化前途，或許也會放出一條曙光來吧？

因爲無論在什麼所在，如果能把全國各大都會的一切重要人才與菁華都膏粹在一起，那麼在這個所在地，一定會產生出某種特殊的顯明的變革的新氣象

；直接的或間接的影響到人間的日常生活上去，於是就會無形中造就出一種醇素來。這種醇素，猶如垃圾成堆後的臭味，即世俗所習慣沿用的「文化」這個名詞。

我們現在不必用政治或社會的眼光，單從時局方面去考察中國的現狀，三民主義經過了千辛萬苦，現在總算將達到「完成之域」，新文化的建設也很有希望了，等到國民革命成功以後，凡百建設開始設施的時候，那就要發生一個問題，就是中國未來新文化的發祥地究在何處？上海麼？北京麼？南京麼？這個問題，雖一時不易於確實解答。而且據有些人的意見，以為凡是要在一個地方上有所大建設，這個地方必須經過了大破壞以後纔可能，所以有人猜測中國未來「文化的中心」大約不出乎這幾處地方：

河南的洛陽，鄭州，開封；

湖北的武昌；

湖南的長沙；

江西的九江；等等。

可是據我私人的觀察，却承認一國文化的中心，是集中於一個熱鬧的大都會裏，在那淒涼的，幽靜的，死灰的鄉鎮城市裏決不會產生的，而且這個大會的自身至少應該要有這幾種要素：（一）天然形勢險要，控全國的要塞重鎮。

（二）交通便利，握舟車的咽喉。（三）商業繁盛，集中外商務的樞樞。（四）學殖與藝術的首府。（五）輿論的中心等等。總之，這個都會，應該有同文藝復興時代意大利的佛羅稜薩一般的景象，在中國這將來的佛羅稜薩，當然以上海為最適合。但是在某種情形之下；南京却最有希望為未來新文化的發祥地；——關於此層，當另為文論之。——那麼，在這座未來新文化搖籃地的新都裏，

當然有許多本地風光，使我們留戀鑑賞，一時不忍捨離的地方。加之像我這樣一個初次出外作客的人到這裏，那雖沒有劉姥姥遊大觀園一般的詫駭驚異，但是異鄉第一次的印象，總比一般久慣浪跡江湖的人們，感覺得更刺戟更有意味得多哩。

這次巡禮來到新都，得到了許多的印象，他們彷彿塵樓影劇一般地映射在我的腦子裏。但我生怕這些美妙的與醜惡的印象，日子多了，要漸漸地模糊起來，終久要埋沒在我的腦海淵底，於是把他們追錄下來。把我旅寓在新都時，目有所見，耳有所聞者，不論是國家鉅政，或里巷瑣事，或我個人的日常生活，或與朋友們的酬酢談話，或讀書雜感，或遊覽所見；一古腦兒都隨着筆尖兒寫下去，預備他日把這些美妙的與醜惡的印象回憶，重複回味咀嚼一遍，同時也可以爲我初次巡禮新都的一個紀念品。

十六年夏於南京

上海出發

這是六月十五的晚上，南國同人與新華藝術學院四教授，大隊人馬聲勢浩蕩地從法租界金神父路出發；在綿濛纖雨朦朧夜色裏，平滑潔光的馬路上，四輛摩托卡，載了我們的一羣，風馳電掣地響着那征夫怨婦傷心離魄之地的北火車站趕去。

我們的一羣共二十人；團體方面有南國劇社的女王吳嘉瑾，田漢，唐琳，易素，顧夢鶴五同志；新華藝術學院倪，譚，沈，吳四教授；個人方面有黎清照嬢，「蔓蘿姑娘」與「狗史」的作者王新命；嚴氏昆仲，林克熙及其他聯同志。在我們這一羣裏，除了王，倪，林三同志及我個人是到國民革命軍日報社担任編輯職務以外，其餘的十數位，都是榮膺殊銜，「奉旨晉京」到南京總

司令部政治訓練部宣傳處藝術科履新的。至於我個人呢，是臨時加入的最後一人，我這次加入，這一羣巡禮團的發動機，是突如其來的，事前並沒有做什麼準備，一聽了開發令，即匆遽地跟了他們一起跑了。

現在把我在出發前一天的情景追述一下。十四日的下午。我狼無聊地從良友圖書公司編完了第十九期藝術界週刊出來，心頭忽又覺得無限的鬱悶，想到熱鬧的馬路上去呼吸那濃郁的人間霧氣：輝煌的窗飾，新奇的廣告，濃施脂粉的少女；瀟灑漂亮的公子，這些在平日，正好像麻醉劑一般地常能消解我靈魂深處的苦悶，可是這回不行了。從北四川路蓬路口踱到南京路，右轉向着跑馬廳走去，沿途眺望人物，心裏終還覺得異常的不舒快，忽然有一層淡薄如雲霧的思念，浮起在我的心頭，大約就是世俗所為「心血來潮」的現象吧？這個好似有意又好無意識的思念隱約地暗示我到南國劇社去。

啊！南國，南國；這是多麼有誘惑性的一塊人間樂土！在那裏，有美麗端方的女王，有天真摯誠的鄉野郎，有俠士風姿的好男兒，有烏黑眼珠的東方莎樂美，有酒油，有睡神，有騷人，有音樂家，有舞孃，有豪士，有……；這是文藝之神的人間宮殿，這是無家可歸者的歸宿所，這是快樂之宮，這是幸福之國。你如果在得意逞志的時候，或許會忘却這個國土，但當你失意無聊的時候總要憶想着他，戀念着他，等到了那裏，保管你流連不忍捨離，沈緬在一股溫熱暖的泉流裏，雖沒頂窒息也所甘願。那一天我就抱着這樣的幻想，蘊蓄着一種不可捉摸的期望，乘興趕到南國。

踱進門口，瞥見大家正在豪興勃發地整理行裝；見我進去，他們很熱情的招呼着我，雖沒有一一過來同我緊緊地握手，也沒有裝出常人寒暄矯作的親熱樣子，但是各人臉容上的笑痕與眼角裏流露的真情，頓時給我以一種不可思議

的感動。他們一面指揮僕役，一面同我談笑；不待我開口詢問他們的行蹤，女王已很高興地告訴我道：

「明天我們要到南京去。」

「到南京去？」我真出乎意外不知不覺地把伊告訴我的末一句話的四個字重念了一遍，末一字還帶着驚問的口氣，同時我自己默思，會什麼你們不「到民間去，」而要到首都之地的南京去呢？

是，我們……

後面的話，是伊突然轉問僕役吩咐的話，滿口湖南湘鄉話，我可一些聽不懂，我看見大家都亂忙得很，也不好意思故意去攪擾他們，就默默地在旁邊靜看着。

十五分鐘後，女王忽然又開口道：

張先生，我們明夜到南京去。

去幹什麼？

到總政治部藝術科服務

啊！你們真致真好。

這是田先生叫我們去的。

田先生呢？

他早已在南京了。

誰伴你們去？

田先生明天早上來領我們。

你們一共幾位去？

全體社員。

都預備在一起工作麼？

是，大家都想在藝術科工作，我同田先生等在電影股，唐先生等則在戲劇股。

啊！你們真高興，

我們想去用藝術宣傳革命，盡一點國民革命的責任，而且我們在一起工作的都是熟人，仍舊是我們的一羣。這樣可以說我們的生活簡直並不改變，不過南國搬了一個場，從上海喬遷到南京罷了。

那倒是的確如此。你們的本領真強，真叫人傾佩到萬分。南京有了你們一羣人才去，地方上的空氣一定會緊張起來，難說在那座首都裏，將來都要受你們的感化，爲中國未來文化新獻上，另闢一道新途徑出來哩。請大家發展本領，努力着罷。

好說，好說。張先生，可惜你不肯同我們一塊兒去。

我何曾同你說過；我不肯去？

你不是常常說，你從來沒有出門作過異鄉客麼？

是的，這是我的家庭環境所致，當然上海是一個很好的地方，住在這裏的人，要是能夠平穩度過一生生活者，決不想離開他而去過着漂泊生活，除非是叫他們出國到外洋的大都會去，如巴黎，倫敦，紐約等處，那是爲一般好動喜新的青年，一定是求之不得的一件大快事。我自己就是這種抱有野心青年之一；因爲我是一個久享受慣都會藝術文化的人，對於那鄉野田村的自然界景物，素沒有多大的興味想去欣賞，所以像杭州西子湖一類的地方，我是從來不想去的。至於南京，北京，廣州，漢口，香港，幾處大都會，如果有了機會，那倒也很

有興致去走一遭的啊。

那麼，你明天同我們一起去吧。

也好。……不過我去沒有什麼事情幹。……

你就當作出門遊覽一次好了。路上有熟識人在一起。很熱鬧，可以破除岑寂。

你還是決定去罷。

好，我也去，我現在巧立出一個名目來了，可以同你們一塊兒走。

什麼名目？

你猜！

猜不着；請你告訴我。

你估量我可以幹什麼事？

啊！你可以做一個音樂指導員，不，早已有的人了；你可以當秘書長，不，人家要嫌你年紀太輕，你可以編文藝雜誌，不，政治部中用不到這種工作；你可以編譯英法文書報，不，國際編譯局裏已沒有缺位了，做文章罷，也不行，

因爲你不是常說以後不想再幹文字生涯麼？從事政治工作罷？恐爲你沒有興味

.....

那麼，幹什麼呢？

還是請你自己說罷，我可不知道。

我要去當兵！

啊！什麼？當兵？

是呀，我要當兵，當一名勤務兵。

當誰的勤務兵？

當侍衛女王左右的勤務兵吓！

我用不着勤務兵。

那麼，我就不去了。

……好，你就做了我的第一號名譽勤務兵罷。

名譽護兵，這真是一個巧立的名目，當然攜帶行裝，照拂起居等的事務，輪不着我去做了，我戴了這個虛銜，真是多麼的慚愧。但是我却可以隨衛女王的輦駕，前護後擁，一同出發向着北火車站趕去。

與我同車的，是新華藝術學院的沈教授，連駕車者共三人。汽車不從康莊大道駛走，而常兜繞遠道狹路。坐在大堆行李箱籠空隙地的沈教授，關緊他談神說鬼的話匣子，一語不發，從模糊的擋風玻璃上朝外望，在倏亮倏暗的燈光底下，又瞧不清路上的人物，我默坐在那駕車者左旁，雙腳爲塞車桿與齒輪桿所障礙，無伸縮自由地，行行重行行，車身震顛得真厲害，毫不知趣的車夫，還偏偏愛繞向正在修理中的浙江路走，如果我沒有讀過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一定要以爲這車夫有意和我們搗鬼，想多費些時間，增加上車費，那說不

定會點起我的無名火，賞他一個耳光哩：

原來中山先生「民權主義」第五講中，曾講起他坐汽車的一段故事，恰像爲我那一天坐車時的情景寫真一般：

「：我從前住在上海的時候，有一天和一個朋友約定了時間，到虹口去商量一件事。到了那一天，把約定時間忽然忘記了，一直到所約的時間十五分鐘之前，才記憶起來。當時我所住的地方是法國租界，由法國租界到虹口是很遠的。用十五分鐘的時間，很不容易趕到，我便著急起來，找著汽車夫慌忙的問他說：「在十五分鐘之內，可不可以趕到虹口呢？」那個車夫答應說：「一定可以趕到。」我便坐上車由車夫自由去駕駛，向目的地出發。上海的道路，我是很熟悉的。由法國租界到虹口。好比由廣州沙基到東山一樣，一定要經過長堤和川龍口，才是捷徑。但是我的汽車夫從

開車以後，所走的路便不經過長堤和川龍口，他先由豐雷路再繞道德宣路，走小北門然後才到大東門，才抵東山，當時汽車走得飛快，聲音很大，我不能夠和車夫說話，心裏便很奇怪便非常恨那個車夫，以爲車夫和我搗亂，是故意的走灣曲路阻遲時候。此時的情形，好比是政府有特別原因，要做非常的事，國民不知道，便生出許多誤會來非難政府一樣。至於那個車夫選擇那一條路走，不過十五分鐘便到了虹口，我的忿氣才平，便問那個車夫說：「爲甚麼要這樣彎彎曲曲走這一條路呢？」那個車夫答應說：「如果走直路，便要經過大馬路，大馬路的電車汽車人力車和行人貨物的來往很擁擠的，是很不容易走通的，」我才明白從前誤會的道理，才曉得我所要走的大馬路和外擺渡橋是從空閒着想。那個車夫是有經驗的，知道汽車能夠走得很快。每小時可以走三四十英里，雖然走彎一點，多走幾里路

，但是把汽車的速度加快一點，還是在限鐘點以內，可以趕到。他的這樣打算，是從時間著想，那個車夫不是哲學家，本不知道用甚麼時間空間去打算，不過他是專門家，知道汽車有縮地的能力，如果把汽車的速度加快，就是多走彎路，還能夠於十五分鐘之內趕到虹口。假若當時我不給車夫以全權，由他自己去走，要依我的走法，一定是趕不到，因為我信他是專門家，不掣他的肘，他要走那一條路便走進一條路，所以能夠在預約時間之內，可以趕到。不過我不是這種專門家，所以當時那個車夫走彎路，我便發生誤會，便不知道他何以要走彎路的道理。：：」

我們趕到困圍在鐵絲網陣壕中的北火車站，自鳴鐘剛報八點，月台上鋪蓋行李，早已堆積如山，鵠候上車的男女搭客擁擠得水洩不通。在叫囂騷動的嘈雜聲裏，只隱約聽得出旅館招待員怪鷓似的叫嚷，與水菓小販之清脆喚賣聲；

有時候在身旁，也分辨不出是左邊呢還是右邊，是前面呢還是後面，僂僕提攜者對前呼後應：「阿囡，到此地來！」——「勿要走開呀！」——「等一等！」——「儂從啥地方來！」——「到啥地方去」……「類純粹上海土白的散亂對話與問答，不斷絕地送到我們的耳鼓裏來。

滬甯道上

這一回我到南京的動機，並不是「奉旨晉京」想在首都政治部或其他機關謀什麼差使。因為我自己知道我還是真如一般熟識朋友們所習相稱的「小孩子」，離了學校生活以來，恰滿兩足年，中間雖也如上海人所說像煞有介事地當過一年大學教授，擔任了幾種報紙雜誌的編輯，可是我的孩子脾氣，因為沒有經過社會世故多大的磨礪，所以還沒有脫盡，正如徐蔚南兄在「藝術三家言」序裏所說的：

「在比較多接近的朋友前，張君更顯出他的天真，談話上了勁兒，他便會像小孩子一般的，兩隻手插在褲袋裏，將身子一竄一竄地跳起來，圓圓的臉上一片笑容，更加濃厚了。但是他冷靜起來也會像一個以前閩中的少女

。……」

「小孩子」這是多麼有意味的一個名詞！我生平最害怕人家用「少年老成」這副鎖枷掛在我的頸項，而希望永久載着「老有童心」的榮冠；記得在聖經上不是彷彿有這樣的警語麼？「凡要上天國的，若不像小孩子，斷不能進去。」我這回到南京也就完全像小孩子一般，順着一時的興致，出來玩的。

「鄉下人說城裏好，城裏人說鄉下好。」你們想想，像我這樣久享受慣都會裏的藝術文化者，一朝有了脫離那刺戟的環境與躍動的生活的機會，向別一個世界裏去過日子，那真是多麼快樂的事！

冠冕堂皇地來說：我這回到南京，是來遊歷一次，想多長進些見識，多結識幾個朋友；再說得雅馴一些，是來新都作巡禮；但是，拆穿西洋鏡爽快地說：却可以說是城裏的小孩子，到鄉下去玩一次。

有一件事，更足以證明我像小孩子的心理。在沒有動身的一天，我自己還有些躊躇不決，而且我的父母，本着骨肉之愛，忽聽見從來不曾出門作客的我，一朝要離別他們的膝下，當然難有希望可邀准的。雖然疊經我鄭重聲明與譬解，愛子最摯的母親，終是塞耳不聞，爲表示伊最後的拒絕，不肯供給我以盤川。父親當然也有同樣的表示。後來僥倖得了一個救星，原來給我探聽出「奉晉旨京」的南國同人，是拿有軍用乘車證的，可以豁免車錢，當下我就高興異常，匆匆辭別了雙親，決心跟了他們的羣出發了。

到了車站，大家都等候在月台，田漢兄施展出他導演者的本領，東奔西走，操着湘音的國語，招呼指揮着同人，旁邊緊陪着王大哥，鬢髮像縣羊毛的頭髦，籠罩着一股汗蒸氣，可以想見。他當時奔波碌亂的情形。他們兩位，大約早已把乘車證後面的條例讀得很熟了，所以在那貼着「張靜江先生定備」字條

的頭等車廂口，徘徊不去，與守車的衛士爭執了一會。原來該天我們的乘車證印着有這幾條條例：

一此車票爲軍人乘車而設普通人不得冒用。

一中級以上頭等，初級二等，兵夫三等。

在我們的一羣裏面，大半是中級以上的官佐，自然大家都想坐頭等車廂裏。但是最後的結果，捷足的幾位，進了二等車廂，我們遲上車的，在二等與三等銜接中間的上下處勉強得着一席之地，權把箱籠鋪蓋當作坐具，於是我們七個人就蝸伏在那裏，預備度過長途的一夜。

七個人中有三隻話匣子，田漢，王新命與我，琵琶客一，嚴與今；女郎三：女王吳嘉瑾；東方莎樂美易素，女詩人黎清照嬢；大家談談笑笑。倒也頗不覺得岑寂。

談話最上勁兒的，要算「我是日本大東京市的……」王大哥了。

「大哥」的出典，可參看孤芳集「蔓蘿姑娘」的自序：

「……從民國九年的十月從長沙再到上海，便到處被人家喊做大哥了。自二百餘人中的最少年，一變而爲十二人中的最少年，再變而爲老大哥……要算是一件悲慘的事情。……」

三隻話匣子聯合開放起來，聲浪雖然很強自急促，而且交錯着三種在不相同的語調，在沒有聽慣西洋交響曲的局外人，未必能分辨出我們的談話。但是在我們方面，因爲各操帶着鄉土音的國語，和三種迥不相同的語調，覺得這是一首很自然合規的三重曲，你唱我答，我提質，他詭辯，「三人成虎市」談得好不熱鬧，好有興味，車廂裏嚴肅的空氣，頓時緊張起來了。

談話，也可以算是藝術作品之一，不但可以表現出各人的性格情感，而且

能使聽者深爲感動，引起共鳴，激發出同情，所謂靈魂的叫喊，除了那音樂以外，就要推着這「口的藝術」了。至於那一切用文字敘寫的文學作品，大部份都是從嘴巴裏記錄下來的東西，那些戲劇，對話，傳說講道是不用說了，即使一切的小說詩歌，要是表現出生動精采的頂點——葛里馬克斯，大概自然會借重到書中主人的談話上去，在這裏，背景的襯寫與境界的遭遇；都變成無效的了。

談話與音樂，最有價值的一點，就是同樣是一剎那間的表現，他們所留給予人們的印象，同樣的非常促短迅速。有時談話的過去比音樂還要短促，因爲音樂可以用樂譜拚記下來，或是用蓄音機保留起來，談話呢，却未必當有旁聽者筆錄下來，然雖也有些當局者，事後憑着記憶力去追寫，可是終要失却原來多少精采的地方，

那一夜我們的談話，雖不敢說確定是一個極好的文學作品的題材，但是自

信終是從我們心坎底裏所迸射出來的話，而且談話的對象却是些極有意味興趣的，只可惜當場沒有人筆錄下來，到現在都有些依稀彷彿了，即使與回想默錄下來也等於味同嚼蠟，所以也不必多此一舉了。

我與王大哥，在以前雖只有一面之緣，這還是在田漢與黃大琳小姐結婚的一夜相見的，他給我第一個印象，就是他那一圍鬍鬚得像縣羊毛的頭髮，與那滿口「我我：我——讀若敖。」的口頭禪。但是，經了那一夜的談話，因為大家「相見以誠」的談吐，與那「一見如故」的熱情，竟微微使我覺得有些相見恨晚。

滬甯道上第一夜，我全部精神所集注的，當然是在新認識的王大哥身上了。

他的口頭禪那一夜給我發見了，實不止「我，我：我。」一句，還有那「

你，你……你。」「根本上不是這麼一回事……」「我的主張……」「我相信……」「好就好，不好就不好……」一大串的話哩，真是算不勝算，有耐心的，可以參看「狗史」裏面的學生一是了。

他的模樣與性情，可看他自己所寫的供狀：

「……瘦而長頭上披着像黑獅毛那樣屈曲的頭髮，口裏無時不含着紙烟，身上穿着一套已經四分五裂的汗衫褲，足上穿着最適宜與初秋的漏底鞋，破踝襪，走起路來總是十步併做三步，就是滑稽大王卓別林，至少也要輸他三分不假造作的神氣，他的性情，一方面像忠厚，一方面又像刻薄，似有喜怒無常，最喜任性鬥氣的弱點，我們可以說他有神經病，同時也可以說他不近人情的魔鬼。……」「患了神經病的廢物」……

「我想，再沒有別的，能比在火車和電車所造成的社會的縮圖更巧妙的了

。」這是廚川白村在「出了象牙之塔」「聰明人」裏所說的話。的確不錯，坐過火車和電車者，大概會作如是感想。

那一夜在狹窄的箱籠間裏，都是我們的世界，沒有半個局外人參加進來，所以造就不成什麼巧妙的社會縮圖。却是，我們小小的一羣，倒也有些像常在西洋小說中與銀幕上所表現映演的「健潑西人生活」之一幕。

健潑西是西方很有名的一種漂浪民族。逐水草而居，以遊牧爲生活，男性好鬥，女性善歌舞，飲食起居，雖遺留有原始遊牧民族的痕跡，可是，他們所享受的藝術文化，遠非東方的江湖流氓所能夢及。再厲害些說，即使我們攬着五千年禮教文化幌子的中國民族，就「藝術文化」一點上觀察起來，那是不可與健潑西民族同世紀而言！

健潑西民族的生活，不知已經過了多少騷人墨客的贊美，有多少的藝術作

品與文學，把他採作題材，尤其是健潑西少女的靈魂與血液，不知魅誘過多少藝術家。滲透入他們的靈感——烟士坡里純。我們試看韋爾諦的「漂浪音樂家」與皮才的「卞爾門」兩歌劇，所描寫的健潑西少女少男的生活，何等地美麗動人！

你看！我們「健潑西人生活」的一幕。

三位女郎，都是僕僕風塵中過慣漂浪生活者：一位是巡幸四方的女王，一位是經歷過多少顛沛風波的奇女子，另一位是天真未褪盡的少女詩人。

伊們蓬鬆的短髮，伊們樸素的裝束。同那三雙流動烏黑晶瑩的眼睛，伊們都是有夫之婦了。——其中一位雖未結婚而已有未婚夫——但是仍能保持伊們的處女之美，端方莊嚴的風姿，與光明鮮潔的靈魂，使伊們的伴侶常可以在人前誇示他們榮殊的勝利。

東方莎樂美，這回可以說是從南國宮庭，謫降到民間去了。伊因為身子欠健康，在車上怕受寒，頭上蒙了一方花毛氈，把上身密裹在裏面，垂側着頭，在車角打瞌睡。「莎樂美」譯者田漢兄看了，悄悄地對我說：「伊入睡了，活像一個健潑西少女。」

隔壁站着琵琶客嚴公子。手裏不停息地撥彈着曼陀玲琴絃，幽抑促短的聲音，一陣陣輕送入我們的耳鼓裏。

少女詩人，閉緊着雙眸，在對面車角裏，安靜地做着伊的甜蜜之夢。車過鎮江，窗外駛過下行車一列，尖銳的數聲汽笛，也不能催醒伊的清夢。

女王，起初還助入我們的談話，伊的插話，一句不多，一句不少，談得很合情理，而且都是從伊的心坎真情流露出來的，叫人聽了頓可以忘却旅途的疲倦，不久，伊也入睡了。

我們三隻話匣子，仍繼續開放着，不過聲浪沒有剛纔一樣的震響了。所談的資料，「天下國家的大事不待言，還有市井的瑣事，書籍的批評，相識的消息，以及自己的過去的追憶，想到什麼就縱談什麼。」——拾廚川白村的牙慧——到最後，田漢兄與王大哥，也先後入睡了。

只存下嚴公子與我，兩人默視無語，在「公同奮鬥」「公同奮鬥」……的車輪轉聲裏眼巴巴地等候着東方開放光明。

初次入都

東方大白的時候，火車蠕蠕地駛進了下關站。

大家正忙着檢點行李，我一人先跳下月台。

十步外，筆直地站着一位衣冠簇新的軍官，他那瘦長魁梧的身材，鮮明整齊的武裝，尤其是他一頂闊邊的軍帽，與在他左右手裏躡來躡去的一條玄色馬鞭，如果沒有那帽上青天白日徽章，望上去活像一位哥薩克輕騎的少年軍官。

我正待低下頭去看他的一雙皮幫腿時，他突然招呼我道「麥西安張，你也來了！」

哦！這位哥薩克式的軍官，會講法國話的。睜開眼睛仔細一看他的面目，我出乎意料之外地叫起來了：「啊原來是麥西安唐！不，說錯了，現在是」

甲必丹納」了，失禮，失禮，

「那裏，笑話，笑話。……」他滿面露着笑容，頸項微向着左側傾斜。我們緊緊地互相握手。

「可惜他還少了一個獨隻夾鼻眼鏡，與一個鼻烟壺，否則還要活像一位哥薩克軍官哩。」我當時就發生這樣的感想。

不到一分鐘，大家都陸續從車上下來。他一一過去招呼，男的握手，女的點頭，或鞠躬，他瞥見了他的如玉一般的夫人女王時，嫣然微笑，說了幾句我所聽不懂的湘鄉話。

我細看各人的面容，都是倦眼惺忪，臉色悴懣，大家都因爲一夜沒有安睡的緣故，臉上一塊紅，一塊白不均勻的血色，夾雜薄薄一層的烟煤，在日光之下更覺難看；本來人類的膚色，只有在柔弱燈光之下時以增顯出嫵媚與美麗。

半小時後，大隊人馬向着對面的石頭城前進。

「我未到南京之前，人家就告訴我說：南京城的大，大的可怕；周圍數十里（？）直徑十餘里（？）坐起人力車來，起馬要二三個鐘頭……」現在親身經歷。果然是名不虛傳，我坐在車裏一邊後悔，一邊羞愧，至少也已經過大半個時辰，然而身夫仍在行行不息的前進，那是天上已經下起霏霏的微雨，路上的行人也都稀少起來，所以我對於南京第一次的印象，就覺得不十分光明燦爛，什麼是王氣金陵？什麼是龍蟠虎踞？都不過是些騙人的話！在我的眼光看來，不過只有些清冷的長街，低陋的市房，和灰色的空氣的集合體罷了。：：」

與我同馬車的倪教授，從他褲袋裏拿出了一本「玄武湖之秋，」攤在我面前，念給我聽他的得意作品。

南京城共有十二個城門洞，在北有金川門，鐘阜門，神策門；在東有豐潤門，太平門，朝陽門；在南有洪武門，通濟門，聚寶門；在西有水西門，清涼門，草場門，定淮門，海陵門，鳳儀門等。

一到了南京，我就想知道各城門的名稱，與取名的來由，在中華書局三版的「最新南京遊覽指南」上索尋了好久，看到這一條：「城分內外兩城；外城周圍，共一百八十里。關門十八，基地早廢，僅存其名。內城周圍，約九十餘里。關門十六，可以通行的，計十有一門：東有豐潤，太平，朝陽三門；南有洪武，通濟，聚寶三門，西有水西，漢西兩門；北有神策，儀鳳，金川三門；金川門是通行江甯火車時新關的。」與前而從東方與地學社出版的「新測南京城市詳圖」所調查下來的互相比較，有一二出入的地方：

「北有……儀鳳……」——遊覽指南。

「北有……鐘阜……」——城市詳圖。

「西有……漢西……」——遊覽指南。

「西有……清涼門，草場門，定淮門，海陵門，儀鳳門」——城市詳圖

這樣枯燥無味的文字，還是讓考據家來辯論考正罷，或是請熟悉江甯府志的父老們來修改訂正罷。

我們對着黑洞洞的儀鳳門前去。

這真是一座破舊不堪的城頭！雉堞的坍塌，不必說了。城牆上掛着幾塊七零八落的碎竹布，從還沒有褪盡的顏色墨跡裏，猶可以隱約辨出總理的遺像，代表帝國主義、軍閥，官僚。土豪劣紳們的醜惡象徵，與政治訓練部宣傳處繪製等的字樣。這些圖畫標語，在沒有經過風雨蹂躪之前，一定是很新豔鮮潔的

燦爛暉映，頗能惹人注目，但是，像現在這樣灰闇，襤褸的舊布條兒，掛在新都出入要塞的上面，四方觀瞻所繫，未免太不雅觀了。「破舊的新都，」真是名符其實。

我對於繪畫，完全是一個門外漢。我的鑑賞程度老實說也不行；譬如朋友們會畫速寫像，我只看面部的輪廓正確與否為評衡；只要神情活現，面目酷肖，就很滿意，至於什麼色彩，線條，我可都不能不了解。所以有些朋友很熱忱地爲我畫了速寫像，我外面雖然好像很滿意很高興的樣子，因爲是承了人家的盛情美意，應該表示感激的。但是，我總是提高不起我的鑑賞力。這真是很對不起朋友們的一件恨事。

新都各街要道及公共場所張貼的圖畫標語，都是由宣傳處管理下的藝術科所繪作的。據友人告訴我，總司令部政治訓練部藝術科，不像其他軍隊裏

藝術科的只以繪製圖畫標語爲能事，所有一切設施組織，都較爲完備周密。藝術科下共分書畫，戲劇，電影三股，分別工作。書畫股即專門負責繪作圖畫標語一項的工作。關於該股及電影，戲劇股的工作成績與一切未來的計劃，在後面再說罷，現在只先說幾句我個人對於宣傳革命圖畫標語的一些私見。

圖畫標語

我個人對於一切宣傳革命的圖畫標語有一些私見，可以分做二方面說：

一，關係思想題材方面的。

我們鑑賞無論那一張繪畫，大概可以分兩種眼光去觀察，一種是從繪畫技巧上去觀察，這就是所謂專門家的批評。一種是對於作品後所得到的印象，前者是只注重於繪畫上的顏色，光彩，線條，結構，章法，筆觸等；後者是放棄了專家，判官，教師的嚴肅態度，只從趣味與興感上去領會作者所表現的作風與思想，對於作者於某種主義的傾向與暗示，尤其是特別注意，我就是這種所謂印象欣賞者的一份子。

現代中國的藝術界努力於西洋繪畫者，正像雨後春筍的暴茁。雖不敢說已

有什麼偉大的畫家出世，但是比較有思想與有主義的畫家，倒也有不少了。單我的生長地上海而言，畫壇上有爲社所稱道的「希臘思想發揚者」，「異端思想代表者」，「享樂主義者」，「古典主義者」，「惡鬼派」，「頹廢派」，「灰色派」，「芭蕉派」，「大紅大綠派」等的藝術團體，這樣看來，中國的洋畫家不算少了，但是能表現出某種主義上強烈的情感，與顯明的思想者，實不可多得。我每次在參觀繪畫展覽會的時候，常會生出這種感想。

至於題材方面，晨光藝術會諸子，好作人體及採集民間傳說與神話中的人物；中華藝大師生，擅作靜物，上海美專新華藝院，則多描寫自然風景；其他附有西洋畫系的學校，如神州女校等，作家不注重寫實，而多傾向於抒情的，「瓶花」，「翠綠」，「湖上」，「凝視」，「微笑」，「初夏」，「醉春」，「柳村」，「煙橋」，「梅」，「蘭」，「竹」，「菊」等都爲伊們作品成例的題材

。於此也可以窺見各作家思想，嗜好，趣味與感興的傾向點的異同處了。

我敢大胆說一句：在新都各市街要道及公共場所張貼一切宣傳革命的圖畫標語，都還不能談上思想兩個字。至於題材方面，當然不用說得，遠非上海市上所流行的美女月份牌與那些買藥廣告所可比擬的。或許有人要嫌這些圖畫標的題材太單調太刻板；那是我們應該諒解的，就是作者每束限於「宣傳主義」的範圍，採集題材，除了撿拾一切宣傳國民革命的流行標語作說明式的繪畫以外，簡直沒有發展作者自由創作的可能機會。自然誰都會明白，宣傳革命的圖畫，是專為供給社會間一般民衆鑑賞的，所以題材方面只求簡單明瞭，能使看者醒目已夠了，當然用不到蒐集像法蘭西維佛爾美院或羅馬華諦岡教皇裏面的偉大名畫一樣的題材。但是我希望，在新都裏。永遠不會聽見這樣一類的畫：

一個頭大身小臂長腳短的武裝小孩子，換着十八世紀以前利器的弓矢，向

對面一個代表帝國主義者的勇糾巨人射去。

一個肢體畸形發育的人，額上畫了一隻呂純陽的法寶——葫蘆，正那裏做着「白晝之夢。」

一個不像吹軍號的人，嘴巴邊會有一隻喇叭形的玩意兒，裏面填有口號的辭句。

我更不願意這些孩子們在壁上亂塗的畫，會給好事者們填上「藝術科繪製的字樣。」

那些「到田(?)間去，」「打鎗(?)包辦制」……一類的標語，會像「物華天保(?)人及(?)地靈」……一樣地亂貼在門壁，當作新式春聯用。

二，關於色彩象徵方面的。

我常感覺得中國的一般畫家，對於表現色彩的藝術，還趕得上資格的可能

性；在素來缺乏常識，與文學修養的中國藝術家，尤其是專務調施丹青的畫家，我們怎樣可以要求他們像意大利畫師一樣地運用各種色彩表示出某種象徵的意義呢？我們更不必要求他們去潛究那「革命之色」「革命之花」「象徵之藝術作品」……一類的專門學，可是，他們至少都應該徹底瞭解「色彩感情」的原理；對於種種色彩與精神心理上所引起的效果，更須加以研究。

至於象徵方面，不用說在藝術科書畫股的工作人員中，或許會有極少數的人能知道他的意義的；即使在全中國的洋畫界，百人中恐也難得一二人可以解答出，所謂象徵，究竟是怎樣一回事的。我不憚瑣屑，在這裏來寫幾句講義式說明：

籠統地說：所謂象徵是用具體的記號，表指出某種事物的「外行」而暗示着他的「內蘊」意義。例如以象形文字表現抽象的觀念或理想。又例如以劍表示

武，以筆表示文；劍與筆是表示武與文的外形，換句話，就是武與文的象徵。換一句說，詩人，畫師，或音樂家們，由外界刺激所引起的刹那間的感興與感調，用暗示的技巧把內部的精神生活表現出來，這就是象徵主義的藝術。

在中國一切洋畫家的作品裏，到現在還沒有產生過關於象徵主義的表現。在報紙雜誌的插畫，有時可以看見一二似乎象徵的東西，但是那些只都可以勉強算是「諷喻」象徵的一種。他們普通所塗繪的象徵，府約不出乎這幾種：

借用禽獸的名與形性來諧音或譬喻一般所謂時人要人；如「燕」諧梁士詒，「獐」諧章宗祥；狐與狗喻小人，狼與狼喻奸惡，狗指「狗肉將軍」狐指「鬻帥」等等。

借用歷史戲上的人物與故事，諷刺時事，如「新三國志」「新瓊林宴」「新逼宮」等等。

其他，如「長巾書生」喻示吳佩孚，「紅鬍子」喻示張作霖等。這一類的插畫，無論作者再怎樣地想入非非，去發表那所謂「雙關」「妙喻」的諷刺畫，但終不能脫免「淺薄無聊」的陋習。這些圖畫，藝術，固不必說，即連象徵二字，也難送給他們戴上。西洋的諷刺畫家，他們的成績，真要比我國「星」「光」一流的作品，高上什百千倍。他們都熟諳繪畫上的技巧，富於文藝的修養，交識名媛時流，洞悉世故人情，觀察犀利，思想敏靈，以與常深閉在房裏靜坐默想的中國的所謂畫家相比，真不可同世紀而言。不用旁的證明，只看他們所習用的「花之象徵」，有多麼大的意義與趣味，例如：

月桂花爲希臘武士精神的象徵。

百合花爲法蘭西女性文明的象徵。

玫瑰花爲英吉利美人顏色的象徵。

櫻花爲日本熱烈國民性的象徵。

荷花爲印度超人思想的象徵。

牡丹爲中國富麗精神的象徵。

討論了許多時候「色彩」與「象徵」等問題忽又說到了「花之象徵」就不禁聯想到南京特別市參事會十五要議案中的一條：

市政府應即規定本市市徽，市色，市箒，市歌，市花案。註：市色擬定「金黃色」市花擬定「梅花」……

金黃色與梅花擬定爲新都市的象徵，究取有什麼意義？因爲諸位市參事先生沒有公布說明，我可無從猜測。我對於新都的花的印象，只有那人家告訴我，在玄湖畔，四月天氣，結得鮮紅如少女脂唇一般的櫻桃。

我極誠摯地希望標榜着「以革命的精神提倡藝術，以藝術的精神促進革命

「的諸位同志們，留意到這個「圖畫標語」小小問題。

在此革命潮流愈漲愈高的時候，「革命之花」，經了這股湍流的灌溉，蓬勃茁發，快將放苞吐蕊，雖離結實之期似乎還很遙遠，可是燦麗燦爛之華的開放，即在目前。在這個時期關於宣傳革命的一切工作，尤其是關於藝術方面的，正在方始萌芽蕃殖，當然我們不必求早開結出「成績斐然」的華實。而且在一切宣傳革命的圖畫標語裏，未免有多少幼稚的製作；但是到了革命澎湃至最高潮的時候，革命藝術的表現力，一定會生動躍進起來，難說也會產生像德國十月革命的「表現主義」藝術，與法國大革命期中的「新浪漫主義」藝術。——只看從事革命藝術的諸位同志們怎麼去努力創作了。

沿途所見

八輛馬車——在上海，現在馬車的唯一用處，只是作爲大出喪儀仗隊中的點綴品。我已好久沒有坐過這種富於震蕩刺戟性的車輛了——載着我們的一羣，緩紆地離遠了那個破舊的儀鳳門城洞，得得的馬蹄，與磷磷的輪輾聲浪，在那崎嶇的馬路上，節奏出徐緩調的「郊騎曲」。

南京的道路，真不愧稱爲中國式的「模範」(?)路。路線的多曲折斜灣，遠勝於萬國市街制的所謂蛛網式。蛛網式這個名詞，本來只喻指路綫的交錯放射形式，但是南京的市街，實在可以說是名符其實。你看：街頭溝渠所積的污泥，路面飛揚的塵垢，道旁簡陋的土屋，與那一股股猛撲人鼻的腐穢臭味；那裏的蜘蛛網，比較起來，恐怕還要讓避三舍哩。

有錢的先生們，出入高坐着汽車馬車或人力車，市街的崎嶇不平，有車輪胎去替勞，當然不會感到什麼不便；反而有時覺得坐在柔軟的墊褥上，車身強烈地顛簸幾下，好不有趣。全身披掛的武裝同志們，有那保護脚跟與腳趾的厚底皮鞋，有些還裝上靈蹄，走在路上，囊囊作響，好不威風，正希望街道上都砌滿高低不齊的石塊，可以特別地使鐵與石磨擦發聲，有時恨不得希望迸出火花來；為他們的損失，最多不過再添買幾雙皮靴罷了。穿薄底時式鞋的商人們，既愛惜車錢又愛惜腳下的漂亮鞋子，對於路政上，免不來要「微有嘖言。」最叫苦的，是那一切赤腳穿草鞋的勞力工友們，他們一雙赤裸裸血肉的脚，怎樣當得起跋涉泥濘與石礫的苦楚。一不經意，踏着了斷針與碎磁，就要流血腫爛，暈倒地上，好多天不能工作；不平狹窄的街道，又沒有他們安步直行的權利，前避車輛，後讓皮鞋階級者彷徨道左，有時還要領受糾察治安警察先生們

的棍子，冒失一些，會做輪下冤魂。他們又不知道路政是有人負責管理的，納稅的市民，都有權要求當局者整善修理，在他們，終不敢而且簡直是不會發出半辭一句的怨語，他們只歎自己命運苦，不得享受皮鞋階級與有錢坐車先生們的權利；至於希望實現改築平坦整潔廣大的道路，恐怕連夢都不會做到。

在青天白日之下，或許還瞧不出南京街的種種缺陷，但在下雨的時候，溢積滿街的汙水泥濘，可以使全城立變成像威尼斯的「水面市」，但是威尼斯的「水面市」為意大利點綴技術文化的名勝地，這裏的「水面市」却是微生黴毒物的聚合所，可以使整個南京的市民，葬送到黃泉路上。

在黑沉沉的夜色裏，從汽車燈照射出來的光線下，可以看出那市街異常醜惡恐怖的形式，好像一條滿身鱗斑的巨龍，吞噴他的熔舌，要把行人生剝地吞下一般。

南京市街上，自朝至夜，車如水馬如龍，風馳電掣，絡繹不絕，前追後逐，揚灰塵，濺泥漿，助長南京街道僅有的特點。那一切形式式的車輛，都佔坐着人，而且十之八九終是堆積滿行李鋪蓋，難得有幾輛空車停在路旁的；結果在熱鬧要道的停車場子，只有在停車牌上所漆畫的一輛黃包車與一個車夫，孤淒淒地老在那裏守候着，停車場等於虛設，倒反可以省却警察先生們許多的麻煩。

南京的車輛。除了江甯火車——俗稱小火車以外，有汽車，馬車，人力車三種。

汽車分機關公事車，公共汽車，營業車三種。公事車的識別，車前插有像中秋節香斗上三角旗一般的旗幟，中間青天白日的圖案，襯上腥紅的底邊，旗杆旁邊還寫着「總司令部某某部某某處」的字樣，有些旗杆尖端裝上一個亮晶晶

晶的雲白銅矛，垂着一蓬紅鬚頭，臨風招展，頗惹人注目，車的兩旁踏腳板上筆直地站着一個或兩個的武裝衛士。噤呀叱吒，路人迴避；坐在公事車裏的，未必都是赴公官長，我們一路上看見了不少輛的公事車。裏面坐着裝得如花枝一般像官長眷屬又像女學生的太太小姐們，太約是接送伊們的丈夫家長赴公或回府的。這種汽車唯一的特殊權利，就可以豁免車照。

公共汽車，形式與座位，略如駛行龍華道上的滬閩長途汽車。看了這樣重笨污穢的車輛，聯想到行駛上海公共租界與法租界的公共汽車，雪白的車頂，油漆藏青色與淺淡蜜黃色的車身，穩快駕駛於翠蔥滴綠的樹蔭之下，平坦光滑馬路之上，何等地美快舒適，現在回看這裏比上海捕房犯人車更不如的南京市公共汽車，真覺得有一種說不出的感想。如果我長住在這座破舊的新都裏，沒有其他的車輛可坐，我甯可以「安步當車。」再不是，還是仍回到上海去，舒

舒服地坐那「價廉穩快，大衆可坐」的公共汽車罷。

營業汽車，都是由汽車行出租的，最多的是福特牌車——卽上海俗稱的福特卜——據最近出版的「新下關」周刊第一號所調查，南京市下關現共有汽車八家，車十九輛。城內不知確數，雇車租費，沒有固定的標準，從國民革命軍克復金陵，由國民政府奠定爲首都以後，百物驟然昂貴，車價也同時飛漲至三四倍以上，在後面，我想敘述一些關於新都生活程度高貴的情形。

十年以前，我在一種奏摺形的「圖畫旬報」上，見有長篇社會小說「海上繁華新夢」插圖裏所繪逛游上海夜花園的野鷄馬車，現在居然重又在新都的市街上看見了。不過馬夫們的頭上，却缺少了一頂紅緯帽，還可以顯示出一些民國十六年的時代精神。

我一路上留意着各種車輛的式類，馬車分轎式與蓬車兩種。我們坐的是蓬

車，座位還算寬敞，原設的四個座位，爲倪沈兩教授與我所佔據，旁邊還堆積許多行李鋪蓋什件。從下關車站到臚政牌樓國民旅館，在革命軍未入都以前，車價約需八九角，那天我們雇車，講定了一元五角，到了目的地，馬夫還想討加賞些酒錢，但比那關閉得黑黑洞洞，只有兩個座位的轎車。却還便宜半元錢哩。

大多數的旅客，都肯多花上幾個冤錢，在此夏季，喜歡深閉在橋車裏面，羞答答地掩藏着臉面。不知抱着什麼心理。再在全中國無論那一家酒樓菜館，都高掛着「登樓雅坐」的招牌，素來愛坐在臨街寬敞座位的我，到現在還與那在夏季愛坐橋車者的特殊心理，抱着同樣的懷疑。

街頭常可以聽見一陣陣的叮叮噹噹鈴響與鳴鳴聲，我常以爲前面有驢來了，那裏知道這是南京人力車的一種特殊警號。

南京的人力車夫比上海的還要伶俐得多，他們碰見佩帶符章的便衣先生與武裝同志們來雇車，便會滿臉堆現笑容，柔聲下氣地請你坐上去，不必講價，到了目的地，便會強迫你出最高的代價，如果你向他爭起來，他會喊起「你在壓迫我，這是不平等待遇。」如果你乖巧一點，先同他講定車價，不論路程遠近，他開口終是兩毛，四毛，六毛錢，銅板的數目，難得會出自他們的口中。他們碰見了穿便裝的老百姓們雇車，瞪着眼睛只朝你看，有些連睬都不睬你，旋轉頭拉着空車子，揚長而去。叫你要發怒都發不出，真對他們沒有什麼辦法。

從儀鳳門到鼓樓，迤南直至鷄鳴寺的一帶，道路還算平坦，兩旁栽種的樹木，濃蔭成蔭，青翠影裏，蟬鳴聒耳，彷彿置身於上海霞飛路與靜安寺路上，頗饒有幽靜景色。引目遠眺，一片野色，時見負耜村農，攜簞少婦，與垂耆牧

暨出入阡陌間；在這素稱爲「帝王之都」的南京城裏。還可以看見這樣的一幅農家樂圖，真遠出乎我意料之外。

莽莽野草叢裏，難得看見那唯一點綴中國鄉景的浮屠與墳墩，這是一件值得讚美的事。

路傍電桿木上所釘的「大聯珠」香煙廣告，隔十數步即有一塊，很能引起行人的注意，南京市街唯一的象徵，可以推着大聯珠香煙廣告做代表。

我雖不是個拒毒會或節制會的會員，可是從來沒有抽過半支煙捲，或許將來也會爲社會環境所熏化，上了這個調門兒，那我一定要給人家罵我是個不愛國者；因爲我不願那國產煙捲接近我的唇吻，這並不是我嫌國貨製造的不精良，不肯挽回權利，最簡單的理由，就是那一切國貨香煙月份牌式的廣告，所給我的印象實在太壞了。在上海各出入要道口與窗飾內最能魅誘我的香煙廣告，

要算是「吉士牌」了。我不吸香煙則已，吸起來，一定要吸這種繪着美麗廣告畫的「吉士牌。」

八輛馬車，在快走近鼓樓的時候，突然使我受了一個驚嚇。

原來那天馬車經過一個軍事機關門前的時候，忽然衝出一名衛士，喝令把馬車停住，給方從門口開駛出來的一輛長官汽車，讓開一條道路。馬夫恐惶失措，一時不及拉住韁繩，那位忠實盡職的衛士如臨大敵一般地，立刻從腰間拔出一件東西，我只覺得眼前閃現出漆黑的一團，也看不清楚是勃郎林呢，還是盒子砲？我們突然地吃了一個大驚，連車前那匹羸弱的可憐畜牲，都竄跳起來，幾乎把馬車翻倒在地上。

這位機警幹練的武裝同志，可惜沒有遺發到前敵沙場上去，一顯他的好身手，我不禁爲他惋惜喊一聲「英雄無用武之地。」

驚魂未定，馬夫已到了鼓樓。

鼓樓，是南京都城中的唯一代表建築物，是專制時代守望全城的鐘鼓樓。「樓旁空地堆砌假山，遍種花木，平鋪草磚，綠茵如毯。別有佳趣。樓的西北，有亭一座，可供遊人休息。樓基是一座高臺，臺高約數丈。下有三個穹門，中門最大，左右略小。臺上有暢觀閣，共兩層。登閣遠眺，江山如畫，很可開人胸襟，樂而忘歸。：：」——見遊覽指南。

近來聽見總政治部宣傳處藝術科提議，想利用這座巍峨的建築物，張貼漆繪各種宣傳國民革命的圖畫標語。但我個人有些私見：鼓樓臺基的建築很是鞏固莊嚴，而且有三個大穹門，正可以改築成一座法國得勝坊一般的凱旋門。只要聘請藝術家們，在樓壁雕刻幾個革命偉人的銅像，與革命史績的浮雕，以資觀瞻；樓的四周，可廣闢幾條馬路，以便浩蕩大隊的軍馬並駕齊驅，大家戴着

至上榮殊的桂冠，在羣衆雷動歡呼聲裏，雍雍穆穆，魚貫向着穹門前進，這是多麼莊嚴雄偉的氣象！但不知我這個「白晝的夢」，能有實現的一天麼？

從鼓樓迤南轉灣到成寶街，沿途房屋，鱗次櫛比，較多於儀鳳門大街的一帶，綠蔭青草間，時有三四座精小洋房，朱瓦粉牆，與那屋頂上隨風招展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相映成趣；美麗調勻的景色中，帶一些莊嚴氣象，頓時使人心頭浮起一層莫可形喻的愉快。

在強烈日光所投射到的地方，或許因爲物體面積反映出的線條太粗硬，刺戟到人們的眼簾，有時因爲刺戟太厲害的緣故，本來是很美觀的東西，反會使人們覺着不快。譬如一切的房屋建築物，那剝落的牆壁，與灰闇的漆色，總是給予人們以醜陋的印象。我常有這個感想：人類的膚色與一切有反映性的物體，只有在燈光之下可以增顯出他的嫵媚與柔美。那些破舊的洋房，在夜色朦朧

裏，如果從輕薄的顏色紗窗內，射出幾道淡弱的燈光，在漆黑沉沉的夜幕包圍中，漏出紅樓一角，真是多麼美麗！

那天我獨自沉默地呆望着路旁的洋房，腦際縈迴着許多舊印象，回想起那半夜天氣，在上海靜安寺路上蹣跚的情景，此情此景，已成依稀彷彿，不堪重復咀嚼，而且也「不足爲外人道也。」總之，如某君在「上海生活」上所說的，「誰說上海是萬惡之藪？那燦明電燈下的生活，真是多麼美麗！」

沿途所見唯一大規模的建築物，要算是第四中山大學——前東南大學舊址——的校舍了。可惜當時我坐在馬車裏，倥傯前進，一瞥之下，瞧不清楚什麼東西，將來有了機會，很想進去詳細參觀一下。

我常隨地留意着路旁的景物，想在新都裏找尋出一些藝術文化上建築物，但是所得的結果，不用說看不見我理想中的美術院，音樂館，劇場，公園：即

使連平坦的馬路，與整潔的房屋都沒有；誰知道像這素有「帝王之都」「天府之雄」的石頭城，竟是一座「已死了的都城」「滿目灰闇的荒城」「破舊的新都」呢！好不使人大大失望。在那天沿途所見，除了那破舊的儀鳳門，崎嶇的市街，隘陋的房屋，鼓樓，大聯珠廣告，車輛，幹練的衛士，洋房，旗幟，以外，再沒有什麼可以使我感生興味的特殊景物了。

馬車快要到國民旅館前的五分鐘，我偶在道旁瞥見一座別墅式的一樓洋房，正在暗想誰家富家郎，得此清閒享福地，忽然從樓窗口探出一個人頭來，從他的服裝上看來，還像是一位上流人物，霍的一聲乾腕響，一團濃痰突然飛來，幾乎濺到我的身上，我就發出一種不可名狀的感覺。

這種叫人難堪的刺戟行爲，真是中國人特有美德的一種表示。

路上，我就閉緊着眼睛，預防有第二次的同樣事件，發現在我面前。

國民旅館

我們在臚政牌樓下了馬車，王大哥從私囊裏挖出十六元錢的鈔票，打發了馬夫，那一天，在我們的一羣裏，要算王大哥是個大資產家，他獨自身邊帶了二十元錢，除了在火車上買些零星東西，與付了車站腳夫運費以外，恰巧一文不多，一文不少剩下十六元大洋，付了馬車費後，他就宣告「傾家蕩產」了。

我們進了那盈坑滿谷的國民旅館。

自從革命軍到了南京以後，新都裏的三百六十行營業買賣，莫不利市三倍。最發財的就是旅館老板。

據個中人言，只消有了三四千元的本錢，在鬧熱市街出入要道，租下幾幢有幾進的住家民房，裝理佈飾一下，房間裏的油漆還沒有乾透，只要掛上招

牌，不到半天，可以立刻報客滿。據最精密的豫算，每天化費二十元的開支，平均可以淨賺六十元錢，像這樣輕本重利的營業，何樂而不爲？無怪南京市面，尤其在中正街的一帶，不到十步都有一家旅館，但是到新都來的巡禮異鄉客，每天在滬甯津浦道上，紛至沓來，每次上行車的車客，總比下行車要增多兩倍以上。

十多個人，在一間雙人房間休息了片刻，就到庭心裏談天說笑。不知那位慷慨的東道主，叫茶房買來了二大蒸籠熱的饅頭，大家據掌攘臂爭奪，虎噬狼吞，一霎眼間，早已搶了一空。

外間走進一個報販，手裏拿一大疊的隔日上海報紙，我問他：

「有沒有今天的本地的報紙？」

「有，有。」

「什麼報？」

「革命軍日報，中山日報……」

「拿一份革命軍日報罷。」

他就遞給我像上海小報一般形式的一張報，問他幾多錢，他伸出一個指頭，我就付他一個銅子，因為在那張報頭「國民革命軍日報，吳敬恆題」標題下，我已看見了這幾個字：

「零售暫定銅元一枚」

下面還有九個四號大字：

「不許賣報人私行加價」

好厲害的一條規誡：「不許……私行加價！」

我這回到新都，名義上是來「巡禮」——玩的，實際上是因了友人的介

紹·到國民革命軍日報社當一名編輯；在最近出版的第十六期「良友」圖畫月報上，梁得所君在「編者之頁」裏面說我，「……膺南京國民政府聘任革命軍日報編輯，昨已赴寧。……」未免有些傳聞失實，因為革命軍日報社是隸屬於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訓練部宣傳處的，並不受國民政府的管轄。大約編者爲「國民」兩字所淆誤吧？在那天的日報，報頭底下只印着有「社址南京總司令部西花園」字樣，直到擴張篇幅以後才添印上「發行者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訓練部宣傳處」幾個字。

當時我仔細地把那張日報徹頭到尾披讀一下。

這是一張小報，篇幅占普通日報全張之半，在這邊的三周——獨留下邊空白——密層層地排列着許多口號標語，共二十條，差不多每條都嵌有一個「黨」字，好像是一張「清黨特刊。」

有許多人，尤其是自命爲克紹中國舊道德的智識階級，對於無論那一種滿紙口號標語的宣傳品，總表示着蔑視的態度；以爲這是胡鬧，這是愚民政策，多少帶一些滑稽可笑的氣分。我於是不得不來聲辯幾句。

天下事，欲收到一個美滿的效果，並不見得聰明人處處可以佔勝，簡單明瞭的方針，也未必能百發百中的奏着奇效。倒還是從聰明人的眼睛看來的「愚物」「獸子」「傻瓜」「無能者」，因了他們能有踢開利害的打算的真解，專憑不僞不假的自己的本心而動的人；如廚川博士所稱讚的獸子，「是本質的，徹底的，第一義的來思索事物，而能將這實現於自己生活的人」反獨可以做羣衆的領袖，指導，與先驅者。這種獸子與他習慣施展所謂「愚民政策」的愚蠢方法，倒是一服「有故想不到之効力」的百靈機！

關於做下層宣傳的工作，尤其是需要這種聰明人所視爲獸子的人物，與這

種所謂愚民政策去接濟。因爲在中國，不幸如中山先生所發明的「第三種人」——不知不覺的民衆太多了，全靠着第一第二種人——先知先覺與後知後覺者，去指導他們，盡發明家與宣傳家的責任。也如中山先生所說：「天下事業的進步，都是靠實行，所以世界上進步的責任，都在第三種人的身上。」那麼要問第三種人做宣傳，除了天天喊口號，發宣言，貼標語。打通電；以外，我越，再沒有更合宜更靈驗的方劑了。

至於那張日報所給我的印象，覺得不很滿意的幾點，所以未免要有所責難於該報主特者，因爲當時在我理想中，以爲南京的印刷事業與其他一切的設備，總不亞於上海，正大可以有所改良進善。那裏知道等到後來進了日報社，方纔恍然個中種種的困難情景，而且同時發見，在編輯部裏努力工作的只有兩位同志，能夠辦到有這樣的成績，已不容易了，怨怪我自己太沒有做事的經

驗，只憑着幼稚的理想去猜度一切。等到明瞭了事實內容的曲折，纔知道根本上不是那麼一回事。中山先生所發明的「知難行易」學說，可以在這裏得到一個證明。

當我獨自一個人出神發完「默想」回頭一看，國民旅館的空庭裏，爲我們的一羣擠滿了，大家圍坐在兩隻八仙桌併成的長檯旁，好像在那里開會。外面忽然走進一位身材矮短的中年人，穿着白帆布的西裝衫褲，足登污斑的白帆布鞋，膚色微帶蒼黑，臉容嚴肅，眉目間，隱示持重不苟的神情，一望而知爲富有經驗的幹練人才，田漢兄與王大哥起身懇勸招呼，我們也都跟着站起來點頭行禮，經田漢介紹之下，知道來者卽總政治訓練部宣傳處處長何公敢同志。我們就一面讓坐寒暄，閒談；一面他詢問各人的姓名，在他帶來的工作人名單上，逐一點名報到，不到十分鐘後，他就匆匆忙忙地告辭回去。

總司令部

半小時後，我們——王大哥，倪教授，林克熙與我——四人，由哥薩克軍官式的唐中校領導，同到舊督署街總司令部西花園，走近大門口，兩旁負槍的衛士，嗚嗚一聲，對着唐中校行禮致敬，他微側着頭頸，舉起右手至眉際還禮，神氣十足，好不威武，穿着便裝的我，看了這種情形，不禁生出無限的歎羨。他很柔和地向衛士說明我們是到日報社的，就放讓我們進去。胸際佩着妃紅色出入證的王大哥，不待衛士們的盤詰，擺起他的入字與人字闊走，十步併做三步，早已先跑進裏面去了。

我們加緊幾步，急趕上去，走完廣場，向右邊一個小門進去，轉了一個灣，就看見所謂西花園的園景了。樹木成蔭，有碧水一頃，環以瓦磚欄干，水面

浮萍，濃若綠茵草地，中有石舫，題有「不擊舟」三字，舫身比北京頤和園中的石舫略小，建築規模也較隘狹窄小，但比南翔古漪園的石舫却好得多了。池旁有樓閣，有亭榭，清竹一叢，亂石數疊，蟬聲鳥語，花香風暖，真是一個「洞天福地！」在昔爲軍閥私人的享樂所，現在已改爲總司令部的辦公處了。再前行數百武，蜿蜒穿折過了許多廊廡，走近一座朱牆高廳，這就是控握全國國民革命軍隊樞紐的「中央軍事政治委員會。」在昔是蘇省軍閥的藏嬌金屋，屋前綿綿芳草，青翠葉蔭，猶殘賸有脂粉氣息。屋後別有園庭，中有磚砌小徑，兩旁植有小冬青數百株，高不及人，躑躅其間，映衣成綠，頗饒逸趣。走盡小徑，便看見高廳一座，前砌碑墀，我們已到了國民革命軍日報的編輯部了。

走進編輯部，看見裏面有兩位短衣的中年人，一位是方面大耳美鬚者，滿臉笑容，活像一尊嘻皮笑臉的彌勒佛，不過多了一副金絲邊眼鏡，手裏還拿一

把濟公活佛的魔術法寶——破蒲扇。再一位戴上一副闊邊羅克眼鏡，身材瘦小，微露着牙齒，走起路來，很有些像以前沒有解放的女子。前者就是前革命軍日報總編輯龔德柏同志，後者是編輯羅介邱同志。

王大哥與龔老先生是多年老友，有同居同行的關係，他們兩人的性情都有些燥烈的成分，彼此常會因了細故衝突起來，但一霎那間，便會自然重歸於寧，大家自己引咎，於友誼感情上更爲深進了一層，他們倆間的友情，常在變幻狀態中，或忽如水火之不相容，或忽又「如膠如漆」了。這一天，他們一見面，又幾乎鬧起來了。當王大哥給我們介紹的時候，說了這幾句話：

「這位是張先生，那位是倪先生，……林先生，……」

接着王大哥指他老人家對我們說：

「這位是龔先生——龔字，上海音讀若均字，當時我聽見大哥讀作公字，

就覺得有些奇怪——日報社的總主筆，……不日就要到上海去……」

話還沒有說完，龔老先生突然變色，高喊起來：「不得了，不得了！……怎麼樣？……這是我私人的祕密，怎樣可以隨便告人？……啊！真是不得了！……」

他一面踩着雙腳亂竄亂跳，一面喊着：「不得了，不得了……」

這突如其來的一個打擊，使我們弄得莫明其妙，只呆呆地望着他們倆。還是王大哥見機，連忙嘴裏陪說百個不是，一面跟着一竄一跳的龔老先生到庭園裏去說話。

我們幾個人，就與編輯室裏的羅同志，隨意搭訕攀談幾句，因為主客都很陌生，大家靜默了一會，約模有十分鐘的光景，王大哥與龔老先生兩個人，手攜着手地走進來了。

劈頭第一句，龔主筆就對我們說：

「剛纔的事，唐突得很，請諸位原諒……」

「那裏，那裏，這算不了什麼事……」我們一齊回說道。——「本來是沒有什麼大關係，不過一件事還沒有把握的以前，最好不必先宣揚出去，免得做不成功時，給人家譏笑，務請諸位不要同旁人說好了。」

「是……是。當然如命」

可是說了半天門面客氣話，我仍弄得莫明其妙，究竟是怎麼樣一回事，直到現在，還一些端倪都沒有知道。我們只聽見王大哥說「到上海去……」幾個字，如果沒有龔老先生那樣突如其來的着急表示，我們決不會注意到什麼事的。這一來，加上了他老人家「隱約其辭」的叮囑，反弄得如墮入五里霧中，只好唯唯幾聲，表示我們的唯命是聽罷了。

因爲大家一路上有三十多小時沒有睡覺過，就到編輯部旁的臥室裏，去休息一下。

迷迷糊糊的睡了一回，給倪教授叫醒了，他要我去問王大哥，今夜我們住在什麼地方？

我揉了一揉惺忪的倦眼，走到隔室裏去，見王大哥倒臥在床上呼呼地睡熟着，我輕輕地叫了幾聲，不見醒來，我對倪教授說：

「我們姑且等一回罷。」

第二次，第三次……經了倪教授屢次的催促，去叫大哥，他仍不醒。好像新約中耶穌在山園中三次叫醒三門徒的情形一般。最後一次，他半醒了，含糊的答應幾句話，仍倒過頭去睡着了。

好一個渴睡的王大哥！

但是，倪教授急得真不得了，他說：「怎麼樣辦呢？」我也只能回答一聲：「怎麼樣辦呢？」

四目相視，默不作語，我對你看，你對我看，兩個人束手無策，焦急如鍋上蟻，環室而走，心中輾亂起了無數的思潮。

好焦急的我們兩人！

後來，倪教授急不容待了，他一個人出去，想在外面找一個地方。剩下我一個人，依坐在藤椅上，不久，即也迷迷夢夢地睡着了。

到新都後的第一夜，就這樣地過去了。

第二天上午起身，已日上三竿，走出臥室，碰見美鬚者龔老先生，劈頭第一句，就說：「早啊！」

太陽光已射進到屋子裏的地板上了，還說「早，」這是有多麼諷刺的意味，

雖然他未必是存心說的。但是在上海每天起慣早身的我聽了，總覺得有些慚愧。我想不出什麼旁的話，就借他的兩撇美鬚，作爲談話資料。

「你的鬚真好看，掄得真有意思……」

說到美鬚，我不禁想到「少女日記」主人的一段記載文字：

「……他的鬚鬚很美麗，映着太陽時，好像火焰。呵，可愛的「太陽神」……」
「……當他摸鬚鬚的時候，我的身上覺得忽冷忽熱的，像狂醉了的。……」
他顯開着彌勒佛的笑臉，一面掄着兩撇短鬚，一面傾聽着我說話的下文：

「……有一點日本風味……」

「嘻嘻。」

「先生到過日本麼？」

「是的。」

「一共住過多少年？是讀書麼？」

「留學七八年，可是從來沒有畢過什麼業！」

從來沒有畢什麼業！好厲害的「什麼」兩字，罵盡一般留日畢業的高材生了。這句話，就如一個月前，在上海碰見日本文藝戰線社小牧近江氏聽見「可惜在上海沒有文藝俱樂部式的咖啡館」一句話，都同樣地深打入我的心坎，我就開起話匣子來嘮嘮叨叨地說了半天話。

秀山公園

到新都後常聽見朋友們嘖嘖稱道秀山公園，說這是南京唯一的納涼遊息所。園景佈置得很幽美整潔，彷彿是上海的法國公園。

啊！法國公園，這是多麼魅誘的一個名詞。這個地上的樂園，在我竟沒有方法，運用着死的辭句，去抒寫伊的聖潔，伊的美麗，與伊的溫柔旖旎。那一般自命爲文人雅士所沿用「……芳草如茵，綠葉成幄，每屆夕曛將墮，遊園士女，蔚然蒞至，裙屐連翩，衣香鬢影，花芬人氣，氤氳滿園。……」或「……芳草軟膩，淺碧若茵，華燈燦星，俊儔麇集，衣香鬢影，蹀躞往還，彷彿穿花蝶……」一類的藻詞麗句，那裏可以表現出伊的靈魂於萬一呢？

一年半前，我在震旦大學讀書的時候，課後必挾了幾本黃綠簿面的法蘭西

文學作品，到斜對面的法國公園去散步，倦乏時就坐在樹蔭底下讀書。當時我最愛讀的是阿爾封斯都德的「磨坊文札」，作者在裏面所表現的描寫藝術，是有自然，細膩，生動三種要素。尤其是「知事下鄉」與「塞甘先生的山羊」兩篇，抒寫得格外細緻，格外生動，異常有力量地使我的心靈顫動。每讀至出神處，我常常忘形躺在草地上，如「知事下鄉」中的主人翁一般，不過沒有把衣服弄纏，也沒有沒嚼着紫羅蘭花罷了。坐在那裏，靜讀「知事下鄉」，裏面有幾段描寫自然界的景象，恰像爲法國公園寫生，不禁令人要「觸景生情」。

法國公園裏的遊客，除了一小部份是住在霞飛路，辣斐德路一帶洋房裏的少女公子們外，青年男女學生，佔着最多數。鄰近新華藝術學院的各教授，爲園中的常臨老主顧；或領着女學生們，在園中寫生，或伴良友情侶，休息談笑。同來新都的倪教授，就是法國公園的最傾倒者。

與伊久別的我，閉住在破舊的石頭城裏，生活方面固然是很平穩無變幻的了，但心靈上反常感着無限的枯燥與苦悶。一朝得知在這「死了的都會」裏有彷彿伊人情影的秀山公園，怎麼會不引動我的勃勃赤熱的情緒，急急地想去親聞伊的芳澤呢？

在決心去訪伊之前，我先在南京遊覽指南上找着了一條關於伊的履歷，可以當做參考材料：

「……秀山公園的園址，在通濟門內復成橋的東南。園地面積四十餘畝。園的東北都有英威閣。閣中供前蘇督李純遺像。閣的南邊，有英威上將紀念碑，秀軍銅像，噴水池等。閣的東南有秀山遺筆亭，歷史博物館。閣的西南有通俗圖書館。館的西南有池；池的西北，有逍遙遊，閣內假山花木，佈置完善。入園遊覽，園資每人銅元六枚……」

「東海之濱」作者告訴我，在他的得意作品「秋海棠」裏面，有一段描寫是借秀山公園做背景的。看他怎樣地歌詠那園裏的景像：

「……秀山公園的建築，頗有些像上海法國公園的風格，可惜經營的年代不遠，夾道的樹木還沒有成蔭；然而左邊可以近看復成橋畔一帶垂楊，右邊可遙望紫金山上片片的雲影。當去年我在南京每當牢騷抑鬱的時候，常到那地方去躑躅的。聽說那邊還是一個情場的勝地，許多怨女癡男，時常作爲幽期密約之所……」

好一個情場的勝地！怨女癡男幽期密約之所。人家說伊像上海的法國公園，大約也就爲了這一點。

在藝術文化發達的都會裏，一定有很整潔幽美的大公園，因爲住在都會的人們常在享受生動活躍的生活，有時會感覺到太刺戟太興奮，如果能到公園裏

去散步，可以使他們感受另一種的滿足愉快。因爲在那裏不但有青翠的松柏，豔麗的花卉，層巒的墨石，澄清的池水，可以賞目；有芬芳的花氣，可以聞嗅；有婉轉的禽語，可以怡耳；有和煦的微風，與光明的麗日可以洗滌胸襟。

……最能使人受着靈感留戀神往的，是那姣容豔服的青年男女遊客。特別是那如穿花蛺蝶，警若驚鴻的少女們黃金的頭髮，白玉的肌膚，朱般的胭脂，鮮豔的粉黛，常邀吸遊客們的顧盼。伊們的豐姿麗容，勻稱身材的美衣麗裳；那一雙雙玉琢一般的腿踝在行動時的婀娜姿勢，與微展着兩瓣櫻脣與貝齒時所呈現的笑渦，這是多麼誘惑的表情，不知要惹起多少癡情公子們的空想與歎慕！我雖不是個極端的園野讚美者，也不禁要學着紫藤花開的作者謳歌起來：

紫藤花開的時候，

年輕的蜂們結隊來遊，

那是香園裏嬌養慣了的歌神，

聽喲，伊們正奏弄起愛與歡樂的琴音！

.....

花底下穿過了的麗人之影，

伊的身軀在光與形間嫵嫵娉娉；

微風吹過伊翩翩的裙，

長餘幽香在芳列的空氣裏。

「秋海棠」裏所描寫的秀山公園，還是三年以前的景像，所以作者對於那還沒有成蔭的夾道樹木，很抱着惋惜。可是如水一般的時光急湍流過去了，三年中不知經過了多少蒼海桑變，國存主亡，私產化爲公有，入世未久的伊，已

到了成熟時代，嫩綠的稚芽，已蓬勃長成亭亭玉立的苗條身材。伊的身價，也由「銅元六枚」增至十枚了。

我初次去訪伊，是由「甲必丹納」唐傲嚮導的。這是在我託賈隨身長伴的小狗的那一夜、交易既成，他就邀我同到秀山公園去。

從總司令部西花園雇人力車到復成橋秀山公園，每輛小洋二角，我們分坐着三輛車子，那最後一輛，坐的是日報社經理部的龔嶽摻同志，穿着一身簇新的青灰羽紗軍裝，留着兩撇小鬍子，載着一副羅克眼鏡，神氣很威武，腳上因為腫病穿着一雙沒有面的布鞋，望上去活像一位從前線受傷回來的軍官。路上碰着許多素來不向官佐致敬禮的當地兵士，見了他都肅立行禮。

車子穿過復成橋，在月光下，遙望見停泊在秦淮河中畫舫的星火燈光，隱約聽見得一陣陣笙歌樂，不禁背誦出杜牧的「泊秦淮：」

烟籠寒水月籠沙，

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國恨，

隔江猶唱後庭花。

我呆然出神，又聯想到「儒林外史」中莊濯江話舊秦淮河的一段描寫：

「……：南京城裏，每年四月半後，秦淮景致，漸漸好了。那外江的船都下掉了樓子換上涼篷，撐了進來。……：到天色晚了每船兩盞明角燈，一來一往，映着河裏，上下明亮。……：夜夜笙歌不絕。又有那些遊人買了「水老鼠花」在河內放。那水花直站在河裏，放出來，就和一樹梨花一般，每夜直到四更時才歇。……：」

我睜定眼睛注視水面，却看不見所謂「水老鼠花」的玩意兒。只有那路上結

伴行走武裝同志們手裏的電炬，一閃一暗的強光，咄咄逼人地射耀在我們的身上，幾乎連眼睛都睜不開來。

不一會，我們到了秀山公園門口。

一座青灰色水門汀的門壁峙在我們面前，建築還算精緻，如果壁上沒有那隨風吹動的標語顏色紙，與那「禁止招貼」一類的招貼，倒很有些像我們已到了奧倫治的羅馬凱旅門。

進門，便看見一攤圓形草地，環以小徑，中間有石碑一方，底下蹲伏一隻龜形色的動物，馱負石碑，想來這就是中國古書所載龍九子之一的夔夔吧。

在園裏踏着沙沙的石子路，遊目四囑，覺得這是全城最有趣味的地方，日光和暖，草木興勃，空氣中充盈着浪漫的色彩，遊人的臉容，都呈現歡笑快樂

的痕影，真彷彿已到了上海的法國公園。

遊客中，武裝同志佔十分之五，穿白夏布衫佩鮮色綬章的青年男性，佔十分之三，剪髮短裙露腿的少女佔十分之二，都是結雙成對，坐在芳草地上，或緩步花叢間，低語歡笑，羨煞一般影單形獨的異鄉孤客。

那天夜上，因為夜色朦朧，我又是初次遊覽，所以瞧不清園裏的景物。同去的甲必丹納，又老坐在「逍遙遊」前的茶場，同他有約會在先侯在門口的一個朋友，竊竊私語，談得津津有味，娓娓不倦，倒弄得在旁座的我不好意思起來，心裏只想早些離開他倆，同時在默想猜度他們倆間的關係。所以對於園中的景物與遊客反漫不加以注意。後來等到我們回去時，甲必丹納的朋友，臨別對他說：「你明天要到上海去，我心裏真難過得來。」這句話，送到我的耳鼓裏，不禁引起了許多的感傷，我對於這情場勝地的秀山公園，初次所得到

最深的印像，就是出於伊人之口的「我心裏真難過得來。」

自從那次夜遊以後，在每天工作完畢，覺得無聊的時候，便約合幾個朋友，或獨自一人，到那裏去納涼解愁。平均每星期，總有一次，好像訪情人一般地到這個怨女癡男幽期密約之所來。

自與伊人一會之後，因為伊給我的印象還不壞，所以就漸漸兒親熱起來。無意中我發見了伊的優點與缺陷。

最值得讚美留戀的地方，就是「逍遙遊」，這是一座專供遊客休息的小洋房，前面有一個廣場，中間設桌椅數事，有茶點冷飲品出售，與公園結不解緣的倪教授，在「夏夜」裏面口口聲聲地稱讚伊，說：「那逍遙遊是全園的集中點，遊人大都是散佈在這附近閒坐品茗，這兒有濃密的綠蔭，溫軟的草地，有安適的籐椅，和白衣的侍者的殷勤的招待。涼爽的晚風，夾着荷花池裏蓮花的

芳香陣陣吹來，更能使人的心地感到迷醉一般的陶適。

但是最能引起我的感興者，却是那倚坐在藤椅間的少女，伊們像盛在白玉盤中黑葡萄的眼珠，常發射出晶瑩的光芒，集注在旁座遊客的身上。阿爾封斯都德「小物件」中的小黑眼睛，在這裏也可近遇着。但我總想在暮氣沉沉的南京，未必會產生這樣秀慧的少女，伊們大概也都是從熱鬧的都會來作客的吧。

還有那像白色大理石一般的羅藤花架，上面蔓延着紅色鈴兒形的花朵與翠葉的濃蔭，底下有一二石橋，紅花，綠葉，白架，蒼石，與黃沙黑土，照耀在炎日底下分外鮮明輝映，帶着天空蔚然無雲的一片藍色，與架下小坐的美衣少女鬥豔爭麗；活像一幅生動的印象派畫。還有那園裏發出芬芳的氣味，與少女玉體上噴射出的麝香脂粉，隨風送來，中人欲醉，蟬鳴鳥語與少女們歡笑聲所

合奏成的「三重曲」音樂，彷彿傾聽孟檀爾霜的「午晝牧曲。」

如果沒有那些隨風招展貼在牆壁與桿木上的標語，那叫囂喧嘩的戲場，那遺臭萬年巍峨峙立着的軍閥銅像，那隨地吐痰廢紙亂棄的俗儉遊客，那專務漁利的白衣侍者，那口銜着煙捲的守門警士，與那一切一切中國固有美德的表現；同時能加以藝術化的修理整頓，這唯一點綴新都新建築的秀山公園未必會遜色於上海的法國公園。

近來常聽見有人提議，想把這座尙堪改造的秀山公園，廢除舊軍閥的臭名，改以國父中山先生的諱名。但這究竟還是外形上的改革，我却很希望該園主事者實行內部佈置上的刷新，能實現成南京市民理想中的一座人間樂園。

「改園剷像，」「沒收逆產，」「取消斂錢，」「剷除園中一切污點」……的呼聲，一天一天的高響起來，當局方面所以猶豫「久延未舉辦」者或許另有別種隱

衷。但是無論如何，秀山公園名稱的壽命，終不會再長久的吧？他只能在歷史
上留一污點；於遺臭萬年的人物表中，添闢一個位置罷了。至於改革後的名稱
爲中山公園，或爲南京公園？那只得事實告訴我們了。

怪信二封

每天在總司令部西花園日報社，夜上工作，白晝休息，傍晚的時候，常常眼巴巴地望着送信的勤務兵，有沒有從上海寄給我的來信。

到新都以來快二個月了，偶然把書桌抽屜裏堆積的信整理一下，檢點在這五十天內所收到的信札一共有五十七封，印刷件如畫報東帖等都在外。這些來信，分類起來，可以歸作三種：

一，家信。

二，友信。

三，不相識者來信。

第一種家信，這是父母的來「字」，與兩個妹妹的「塗鴉」。父親的來字，有

三封是用法文寫的其餘的都是中文。內容不外乎叮嚀訓勸的話及其他種種家庭瑣事，雖然字句都很簡單，但是素來沒有遠離家庭的我。孤單單地作客在異鄉，尤其是住在這暮氣沉沉的石頭城裏，常會感到無限的岑寂與感傷，每讀家書，就是這樣極簡單如：「吾兒爭氣一些」「吾兒當格外保重」，「夜裏覺得冷麼」一類的辭句，都使我異常地受感動。正如阿那托爾法郎士所謂：「我們是這樣地鞏固我們鄉里之情，已成爲牢不可拔的感情，所以那……離家出發真是多麼悲怛的事。」我日夕常在想念上海，思念家庭，雖每封信的末行總有「歸家」次「告假返滬」……等的字樣，可是常因爲工作紛忙，不克告假到上海一行，只好在信裏，互相傳達音訊罷了。

第二種友信。種類非常複雜。有些是由老同學寄來的，有些是由同事寄來的，有些是……講到內容真是所謂形形色式，無奇不有。除了一部份「有所託」

「久違問候」並希不吝賜教」一類有目的與尋常酬酢通啓外，有不少是很有興味的。很想把這些書札披露出來，公諸天下，以供衆賞。在我本來素抱着「書有未曾經我讀。事無不可對人言」的達觀，什麼事都可以公開，不過恐怕爲寄信者有許多不便的地方，只好永久閉扃於我的抽屜裏了。

第三種不相識者的信札，這是由素無半面之識的陌路朋友寫給我的。因爲他們來信都是突如其來，每引起我特殊奇怪的心理，對於這一類的信札，無以名之，就冠上一個「怪」字，以示區別。在上海，我曾有好多次收到從申報館轉給我的怪信。裏面不是滿紙的很肉麻阿諛讚辭，即是污辱漫罵語。因爲我去年在某藝術大學當教授的時候，課餘偶寫成幾篇文章刊在申報本埠增刊「藝術界」欄，我在文章裏所表示的主張，除了幾位專門研究藝術的同志與極少數的同情讀者以外，大引起一般聖賢保古先生們的反感，不知道受過他們多少回的

教訓與痛罵了。記得有一次，有一位頑固先生，辭正氣盛地寫了一封八股文式的長信，斥責「藝術界」編者不應該刊載提倡西洋藝術文化，希臘精神及異端精神的文章。信末還恭恭敬敬地蓋了一顆小朱印，而且開列着一個詳細的地址，要我們去「領教」。可惜這封怪信早已失掉，我已記不住他信中的「至理名言」了。

在這樣的許多怪信中，有一部份却是由同情的讀者寄給我的，有些是對於某篇文章提出商榷討論的，有些是予以嚴正批評的：我每次收到這兩類性質的怪信，對來信者常表示非常的感激。因為我每次握筆作文，確如詩人白采所說的：

「我能有——

作詩時，不顧指摘的勇氣！

也能有——

詩成後，求受指摘的虛心

.....

如果讀者不挾偏見，不存什麼作用來指摘我的，我都肯虛心領教，得到幾個切磋學術的畏友，那是多麼高興的事？但也有人抱着滿腔熱誠，存着許多奢望，理想中以爲我是一位「碩德高年」「博學多才」怎樣了不得的人物，屢次來信要求「識荆爲快」「訂交爲榮」。但是見面不如聞名，像我這樣一個「淺薄幼稚」「寡聞淺見」的一個什麼世故都不懂的一個大孩子，怎樣會不叫人大大失望，掃興而歸呢？世界上一切事，倒還是目見不如耳聞的來得有趣味，於是我會決心，以後對於跡近奇怪的信札一概置諸不理。

到了新都以來，竟也會收到怪信多封，是由多位素不相識者寄來的。其中

有一位是某某清黨會委員，讀了我的「時事感言」而發表的意見。來信雖然是寄給我私人的，但是內容與新都的事物有深切的關係，不妨在這裏節錄發表一下，但是這位不相識朋友的姓名，在未得到本人同意之前，未便宣布，暫且代守秘密。

第一封怪信的全文，原原本本抄錄如左：

「……本月三日，先生作了一篇「時事感言」，誦讀之下，我覺得先生這段話，不但是「牛頭不對馬嘴」，簡直是「無矢放的」了！

先生引日輪南陽瑞陽兩丸肇禍案，和第一路總指揮部火藥爆炸事；來明證首都的文化正在發祥。並引廚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中的幾段話，來作反證，噫！若谷先生，你把因果關係顛倒了！所謂「在急速地發省起來的都會裏，刑事的案件就最多，這就因為那樣地方，跳躍着的生命的力，正在強烈地活動着

的緣故。」也者，並不能以外國輪船撞沉了我們幾隻木划，淹斃了幾十條生命；和外國的水手毆斃了幾個同胞，就來說這是新都裏的「跳躍着的生命，正在強烈地活動着」。因為這種事並不是「社會間兩種不相容之力之糾紛與衝突」生出來的，不過是帝國主義者在我們無抵抗無感覺的同胞前的尸體上，效法子胥的故智，「掘墓鞭尸」似的聊以洩洩憤氣罷了！至於事後的通電呵，抗議呵，要求賠償呵；那更是表示自己的軟弱和無能。試問開了門讓盜賊進來，把自己兄弟打死後，纔向家人呼救，向盜賊抗議，向盜賊要求賠償；而盜賊固仍屹立於自己之庭院也！這不是小是弱者是什麼？不是無能是什麼？先生還要說這是我們生命力的躍動，新文化的發酵；咳！我直覺得惡心！

反過來說，這兩件慘案，假使是我們把日輪撞沉；淹斃他們幾十條倭命；或困住他們毆傷了幾個，那倒可以說是我們「跳躍着的生命力，正在強烈地

活動着的緣故。」因為日本出兵山東，我們正苦於無力去阻止他，在這青天白日的旗幟之下，看見那紅圓形的敵旗，飄揚而領導着那滿含着仇視和輕蔑的日輪，橫衝直撞的在我們內河裏，我想凡是生命力尚在跳躍着的同胞，沒有不存着「滅此朝食」的氣概吧？先生偏偏以日輪撞沉和毆傷了我們幾個同胞以事後的通電抗議，要求……等等；認為這是跳躍着的生命力強烈的活動的結果，豈不是把廚川白村的話弄着「牛頭不對馬嘴」了嗎？

至於近日下關發生的爆炸事件，那是偶然的現象，和他震電擊等差不多，更與廚川白村所說的話不生關係，先生也把牠拉來和日輪案件放在一起，更令人「莫名其妙」。說到刺戟上老年人說幾句「天怒人怨」，「在劫難逃」；少年人說句「自不小心」罷了。這是我個人所能聽到這件不幸事件發生後的刺激。」

原來在七月三日的一天，我在國民革命軍日報上寫了一篇「時事感言」，因為我不喜歡作「老生長談」，更不願意只說幾句空空洞洞的風涼話，如防前善後一類的刻板文章，所以憑我直接所得的感想，寫成了這樣一篇文章：

記者此次離滬來甯，卸裝比經旬餘，對於首都本地諸般情景，自猶多隔膜，惟初以爲於此滿目淒涼瘡痍方愈之新都，凡百新建設，正亟待舉與，社會間一切形形色色之案件，諒必遠遜於各商埠大都會。孰知事有出乎意料之外者，在此十日之內，據報章所載，先後突然發生慘變三起，且均屬人命案件，夫人命案件，在素尊重人道主義之中國，原爲極鉅重事，其予我人以深切之印象，不言可喻。三案爲：

六月十九日，下關日輪南陽丸肇禍，溺死百數十人。

六月二十三日，鎮江日輪瑞陽丸肇禍，死一人，傷六人。

昨日(七月二日)下關江干第一路總指揮部監運船火藥爆裂，死傷約三百以上。

詳情均疊見本報新聞欄。可不贅述。至此三案之性質，前二者屬於國際外交，雖損傷視後者爲微，然關係於國家之影響甚鉅，早已激動國人公衆憤慨，嚴重提出抗爭，急起直追，方爲政府交涉作後盾，誓爲被害者雪深冤；後者雖固屬地方上事，但此罕有之奇禍，當更能引促國人之注意也無疑。且必能同抒發對於茲三慘案之痛言與憤感。記者姑舍案情之自身不論，單請就關係於首都文化前途者，略貢私見如后：

一個文化之發祥，必集中於大都會，蓋大都會間之一切生動活躍與熱鬧刺戟之現象均爲釀成文化之酵素，在被清冷幽靜與淒涼死沈之鄉村城市，決無文化可產生。處大都會中，富有一種文化建設上之美善優點，自不待

言，然同時必有各種之罪惡缺陷，於此正可以證明所謂「社會間兩種不相容之力之糾紛與衝突」之現象。亦如日本文學者廚川白村在「出了象牙之塔」中所言：

「善和惡是相對的話，因為有惡，所以有善的，因為有缺陷，所以有發達的；惟其有惡，而善這才可貴。倘沒有善和惡的衝突，又怎樣會有向上呢？……因為有黑暗，故有光明；有夜故有晝。惟其有惡。這纔有善，沒有破壞，也就沒有建設的，現在的缺陷與不全，在這樣的意義上；確是人生的光榮，……人的性，是因為於善強，所以於惡也強。我們的生命，是經過着這善惡明暗之境，不斷地無休無息地進轉着的……」

觀茲數語，我人於茲三案，悲痛憤感之餘，或可有以自勗勉之處，蓋誠如廚川白村所言：「在急速地發省起來的都會裏，刑事的案件就最多，這就

因爲那樣的地方，跳躍着的生命的力，正在強烈地活動着的緣故。」我知在此青天白日幟下之石頭城，有茲生命力活動之現象，層出不窮、當去文化造就之日不遠矣！

記者草此隨筆式之感言，有用意二端（一）鼓吹國內民衆，仍繼續努力對抗帝國主義者之羣衆運動，以求生活躍動之都會實現；（二）於民衆悲憤憤慨之餘，作一譬解；臨末敢竄易廚川白村之語：「沒有破壞；也就沒有建設的，現在的恥辱與不幸，在這樣的意義上，確是中國未來文化的曙光！」以勗勵同人。

我那天接到某君的來信後，重新把我的文章與來信對照比讀一下，纔發見了我的文章，有許辭句隱澀的地方，以致引起了某君的滋誤。而且信中也未免有牽強之辭。當時就依照來信的地址，答覆了一封短信去道謝，同時聲明他實

然有許多誤會的地方，「當專爲文申論之」。當時我適以齒痛劇烈，不能構思握管，遲延了好久，直到現在還沒有實行「爲文申論」。但是真出乎我意料之外，那封回信寄出後的第二天，我又收到他第二封的來信。

第二封信比第一封更來得奇怪因爲寫信者的態度與措辭，完全變換了。原文如下：

「若谷先生：接到了你的來函，反使我慚愧起來了！前函對於你的原文，胡駁了一通，有點太不客氣吧？把那封信發出後，我就覺得後悔，但是想再取回也趕不及了。本來我是一個愛管閑事的人，時常在報紙雜誌上惹口舌；前在北京時，爲討論一個關係青年們流行病的問題，（題目不便宣佈）惹得某博士小鬍子擻了好幾天，（這是聽一個朋友說的，因爲這個朋友在國立某大學裏和他有師生關係）並且還引起許多朋友的誤會。自遭了那一次無趣後，我就發誓

不再給人在報章上嘈嘴，不知怎麼前天看見了你的那篇文章，又觸犯了我的舊病，就胡說霸道的去亂指摘；倘使我那篇歪文，要撞在某一位大歲頭上，不就要鬧什麼亂子呢！幸虧你不但反攻，還來信說了許多客氣話，像你這樣虛懷若谷，於今日所謂文場中，恐怕很少吧？本來前幾天反駁你的那封信，也是我到南京後這兩三個月裏集下來的「窩囊氣」，可巧遇見你又在恭維我所憎惡的南京，說牠怎麼樣是「新都裏的文化在發酵」，怎麼樣是「跳躍着生命之力在活動」；於是纔觸動了我的導火線，向你亂攻。老實對你說吧，不管人們怎麼樣讚美南京是已往的「六朝花月地，洪武舊都城」，或是將來文藝復興的意大利，我總以為那都是夢話，——過去的夢，和未來的夢。赤裸裸的南京，所給我的印象是：臭溝，荒地，破屋，糞缸，碎石橋；以及算卦攤和相面篷。你要說我專在這形而下的表面上來挑剔，再就形而上的精神方面來說吧，不用說沒

有偉大的藝術品來供我們賞玩，就連北京所出版的語絲，現代評論，上海所出版的狂飆，藝術界，……略帶文藝色彩的都是都買不到。至于偶然間想進娛樂場去消遣消遣，那只好到夫子廟一帶的茶樓上去鍛煉耳膜，要想看看上海所演的那樣不倫不類的中國影片，或文明新劇也沒有！我們住在這樣古老的大城裏，只覺得軟綿綿的如坐在一個污穢的爛的絮筐裏，連一點硬性的接觸都感不到，更不用說美的薰淘，和熱力的激刺了！南京確是一個死過了的都城，過去雖有牠的光榮和優美的歷史，但現在所留給我們的好像是一個已經腐爛了的美人屍體，徒存下牠的芳名罷了。對於這樣的舊都城，除非是歷史崇拜癖的人，至少在我個人是連一點苦味都感不到的！以前幾天看見了你的文章，就引起我那段無統系的亂道來。今天本是想對你表示我一點歉意，來蓋蓋前衍；不想筆一著紙，好像發生了吸引作用，再也拉不回來。就嚕嚕嚕嚕的向你訴起怨苦來

了，還要求你原諒！好了，想必你事情也很忙，留待異日再談吧。」

讀完了這封信，使我異常地受着感動，覺得有許多梗在喉咽，不吐不快的話，就在這裏，一古腦兒傾倒了出來罷。

第一封來信所「駁」「指摘」的地力，大致可以分做這幾點：

(一)以兩日輪肇禍及火藥爆炸事爲「生命之力在活動」的現象以證明「新都裏的文化在發酵」，爲某君謂「把因果關係顛倒了」。

(二)以事後的民衆反抗運動爲弱者的表示，非生命力躍動的現象。

(三)這種事並不是「社會間兩種不相容之力之糾紛與衝突」生出來的。

如果用片面的眼光去看上面所舉的幾點，可以知道某君並非如第二信裏所自供的「胡駁」「愛管閑事」「惹口舌」「胡說霸道」「亂指摘」「亂攻」「無統系的亂道」。……是的確有感而發，發洩他「到南京後這兩三個月裏集下的窩囊

氣」。但是，試把我那篇「時事感言」原文與來信對照比讀一下，便可以知道某君實有所誤會。總之，辭句隱澀，却是我無可逃遁的一個過誤，應該向諸位讀者們告罪的。我也懶於「專爲文申論」或再覆信辯正，就在這裏公開寫幾句話。

(一)「時事感言」裏面所引爲生命力之躍動者，並不指日輪肇禍與炸藥案之本身，而指事後影響於民衆之刺戟。在原文裏，我曾明明寫着：「記者姑舍案情之自身不論，單就關係於首都文化前途者，略貢私見：」則某君所指摘我「把因果關係顛倒」的一語，可以不攻自破了。

(二)事後的通電，抗議，要求賠償，固然是無能與弱者對於強悍者的一種無可奈何的表示，但是終比無抵抗無感覺無表示者勝一籌。要知道幾千年來向壓迫在軍閥官僚土豪劣紳「殘民以逞」政策下的中國民衆，從來沒有舉行羣衆運

動的機會的，自有「五四」運動的血花初次爆發迸射以後，纔喚醒了民衆，隨時隨地，對於一切外來帝國主義者的欺侮，與國內軍閥官紳的壓迫蹂躪，都有熱烈激昂的民衆運動大會實現起來。以素有「麻木不仁」「不知不覺」「睡獅病夫」雅號的大中華民國的民族，居然會漸漸認識了民衆運動的價值，與意義，各界一致團結起來，組織起團體大會，表示民衆對於國家內政外交的羣情衆意。所不幸者，「革命尙未成功」時期的中國，一切的民衆運動，只有悲傷憤慨消極方面的表示，但是決不能因此而遽謂爲這是「表示自己的軟弱和無能」。至於羣衆激昂慷慨的情感，無論是「恨」，是「愛」，是「喜」，或是「悲」，總是表示着人類所受外界刺激後的影響感應，這些影響感應的表示，即指爲「跳躍着的生命之力，正在強烈活動着」的現象，我想也不爲過。既然有了「生命之力在活動」，那麼新都自然有文化發祥的可能性了。質諸某君，以爲

如何。

(三)所謂「社會間兩種不相容之力之糾紛與衝突」的現象，也並不是指案件的自身，正如來信所說的，這種事「是帝國主義者在我們無抵抗無感覺的同胞的尸體上，效法伍子胥故智，「掘墓鞭尸」似的聊以洩洩氣罷了」。我在原文中引用廚川博士「社會間兩種不相容之力之糾紛與衝突」的一語，是專說明社會間一般的狀況。所謂兩種不相容之力，即指「善」與「惡」，「美」與「醜」，「優德」與「缺陷」，……推而廣之，「恨」與「愛」，「悲」與「喜」，「憤」與「樂」……都可以說是兩種不相容之力之糾紛與衝突。社會間有了這種糾紛與衝突，即可以見得「生命之力在活動」的現象。我現在再鄭重聲明一下，所謂「社會間兩種不相容之力之糾紛與衝突」，也並不指日輪肇禍與炸藥案之自身，而指事後所影響於民衆之刺戟與反感。

總之我草那篇「時事感言」的動機，既不是「幸災樂禍，」更不是「無矢放矢」；我已在原文結束處聲明過我的用意，現在特別再來聲明一下，以解釋讀者們的誤會：

『記者草此隨筆式之感言，有用意二端：（一）鼓吹國內民衆，仍繼續努力對抗帝國主義者之羣衆運動，以求生活躍動之都會早實現於新都。（二）民衆悲傷憤慨之餘，作一譬解，：以勗勵同人。』

至於某君在第二封信中所「訴起的怨苦」，我想這決不止是某君個人的「窩囊氣」，凡住慣大都會裏享受藝術文化的人們，到了這座已過死了的都城以後，總會不約而同的感覺到許多缺陷與醜惡的吧？但我個人願「這樣古老的大都會變成一個新文化發祥地的「夢話」，統希望將來有一天會實現出來。只看新都裏的市民與當局者，對於藝術文化建設上的去努力了

巡禮歸來

——寄新都友人的信——

這是寄給你私人一封可以公開的信，但也可以當做「新都巡禮」的結束文。在離別南京的前二天，承你過訪，大家談了許多話，非常高興。

第二天的傍晚，我偕友人尼特君同到土街擬道府答謁，遍找尊寓無着，起初走錯了路，後來好不容易尋到劉軍師橋，挨戶詢問，問到二十七號門牌，據守門衛士說，「裏面沒有姓王的，」我們不敢造次，因為天時已晏，日暮訪人，深恐有所不便，就掃興折回。

我未到新都巡禮之前，在我理想中的南京，以為定有多麼的莊嚴，偉大，與燦爛，因為他的天然形勢與人造建築，不知經過多少騷人墨客讚美過了

光，只有那半明的燭枝，發出些微的弱光。我們小坐了一會，喝了一瓶毫感不到滋味的汽水。正想在園中散步，行不數步，對處見有持紅燈者，在朦朧夜色中，森然叢蔭裏，露出殷然紅光一點，隱約憧憬看，在平日見之，或能引起抒情上的無窮感興。同去的尼特君正待啓口讚美詠吟，忽有「歸來呀」「歸來呀」的喚魂聲，隨風送入我的耳鼓，不禁毛髮爲之悚然。我雖不是個迷信者，聽了這種不祥的喚叫，更倍覺悽涼感傷，忽忽地拉了尼特君朝外就走。

不幸連撞着了兩件掃興事，自然又添起了一層無聊的雲膜，那也唯有去找尋富於刺戟性的快樂的一法子。

我並不想去進游垃圾堆式的夫子廟，更不想去泛棹臭水溝式的秦淮河；這一切表現變態的娛樂場與休憩所，只有使人感到厭惡嫉恨，毫不能引起一般稍具有新智識青年男女的情感興趣味。一想，還是到金陵春去吃番菜，以快朵頤

吧，就雇了人力車，趕向夫子廟去。

進了金陵春，東奔西走，找不到一個空席。侍者看見我們並沒有蓄新官僚式的鬚，穿的又是西裝，以爲我們是不會多惠小賬的，非常高傲地拒答以客滿。換進了一家酒樓，門口雖掛有「應時大菜」的招牌，而無菜饗客，詭稱「廚司跑到上海去了」。只有自認倒霉。最後到了粵南公司，勉強吃着了一客大菜，味道還不惡，招待也很週到，但座間只有我與尼特兩人，我曾對他道：「如果王君在這裏，一定還要熱鬧高興得多哩。」

回到國民旅館，因爲已吃了一個醉飽，精神太興奮的緣故，反弄得一夜睡不着覺。

現在們們忽忽上道了，車上乘客稀少，我們二等車更形寬適。回想前昨天，一般往滬者狼狽擁擠的情形，不禁爲之失笑。中國一般民衆無能與怯弱的

表現，隨時隨地可以見到，又不禁爲之浩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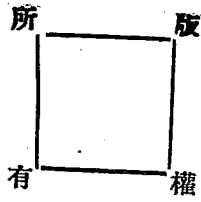
記得你曾有願意到上海來的表示。你說：「何以終生住在南京無憾，上海不想去。」我問你甚麼緣故，你旁的都不說，只答應我「在上海，容易交着壞朋友。」一句簡單的話，真是含蓄有多麼的意義。

我們不是對於文學與藝術都抱有十二分熱望的嗎？我總覺得廚川白村關於都會生活的一切批評，都是至理名言。他在「近代文學十二講」裏所講的，更特別的使我傾倒。他說：

「近代的歐洲文學，是都會的文學，——其實藝術也何曾不是如此，這決不像十八世紀的時候，都推重典麗高尚的文學的意味，是指刺戟很強烈的都會生活的中心的文學而說的。都會生活的種種病的現象，是最顯明的表現出來的文學。」

我始終還信仰文化的發祥，必集中於大都會。都會間的一切生動活躍與熱鬧刺戟的現象，都是醞釀為文化的「酵素」。在淒涼的，幽靜的，死灰一般的鄉鎮城市裏，決不會產生好的文學藝術。私見如此，但不知道你的高見如何。

車身震動很厲害，昨夜因為沒有安息，精神覺得很萎靡，不克多寫，就此擱筆。八月二十一晨，在滬甯道上。



實價大洋四角
十八年六月初版

